



眞
繫

ル 5
3254
32



九
3254
32

滇繫書目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藝文十六册

李毓奇 鶴慶人歲貢生

客舟說

張漢

三星圖說 憂患說

李鵬舉 廣西人歲貢生

奕說 宦海說

藝文目錄

六月二十七日

陳綸

八陣圖說

陳封舜 鎮南人乾隆丁巳進士官知縣

義田說

倪蛻

春秋經說 引經斷獄說

劉彬

三爻八母服圖存疑說 三爻八母服制存疑說

王師周 鄧川人庠生

治瀾直河議

徐昭受

鹽法議

宋士璋 晉甯人官保山訓導

宜祀莊躋議

董玘 通海人康熙庚辰進士官檢討

通海龍火七營議

劉經傳 石屏人乾隆庚辰進士官御史

鄉約議

王芝成

浪穹人土典史進士藩之父

雲南鹽法議

趙士麟

與王庶常書 答季廣文書

張漢

上楊撫軍書 與楊壽庭書 寄陳存菴書 與兒子中

函書

陳沆

覆孫莪山學使書

傅為訖

答蘇撫陳可齋書 答門人王編修書 答雷翠庭學使書

余應祥

訓兒書

周於禮

與屠生書

謝清問

河陽人乾隆丁丑進士官御史

訓子書

楊履寬

答彭竹林書

倪蛻

致甘中丞書 覆甘公塞外書 致高宮保書 復周總

兵書

趙士麟

周烈婦傳

高翮映

來瞿唐家傳

趙璧焰 馬龍人歲貢生

啞兒傳

趙節 建水人康熙辛酉解元官知縣

范貞女傳

張惠可 鶴慶人康熙丙子北闈中式官主事

何大孺人傳

何其偉

馬孝婦傳

趙元祚

秉燭子傳 林啓俊傳 李孝子傳 季氏雙節傳

王思訓

熊元仲先生傳

孫鵬

卯觀成傳

賽

建水人咸陽王裔雍正己酉舉人官知縣重赴鹿鳴

馬節婦傳

劉慥

節婦阮氏傳

漁繫

藝文繫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李毓奇客舟說

有客貧而好遊舟居十二稔其友往覘之破冠敝履緼袍裕如也叩其囊曰無迹其舟窈然虛也友曰子出遊貧也貧而不殖不亦累乎子嘗艇去而波駛矣及其來匱也如故豈良賈深藏歟彼某某者亦猶子而客者也其去空艘來汗牛後子遊先子休矣子蓋久於客者必有獲客暝而弗答其友卒然曰吾賀子遠遊歸語子子不答毋乃倨乎客曰嘻窮達命也我無營焉子

弗知宜也坐我明告子我甚念人之生最難知也百年暫也我適以我之暫有者遊於客也舟利涉也惡用殖爲我自賦形迄今空空然我也我何有焉我竟不知我之爲誰也夫旣不知我之爲誰我何不可暫假一舟而暫爲我有與斯世並遊也哉昔人以大地喻舟當矣我亦舟中一客也則萬有罄爲我殖視日月之幹旋而爲舟師者也斯蓋遊心於物者有然矣若夫其大無外其細無內包天地化古今萬有不齊而爲舟者則又以道爲舟以仁義爲殖一日見售於聖君賢相濟蒼生之沈溺救社稷之傾頽同遊乎熙熙皞皞之域斯又必得諸博濟之君子而

爲舟師者也我無力焉我殆以身爲舟矣是身又爲我載神之具神我也我卽以神爲客以身爲舟合五行爲殖無極爲海元氣爲風動則遊焉靜則止焉聽其所止而休焉我又並不知我之爲客客之爲我而舟師者之爲誰也我何累焉歌曰貧不害性兮遊不云貪袖清風而獨往兮抱明月以孤還矧贅疣之足累兮胡不全其所天迨客去而舟亡兮乃神棄而身捐歸吾身於烏有兮泛虛舟以徜徉其友聞而喜恍而悟曰吾今知有命矣乃再拜而去客復瞑然

張漢三星圖說

予欲作三星圖進畫史而授以紙便擬作世俗所謂福祿與壽者予曰不然吾所謂三星蓋漢東方朔唐李太白宋蘓東坡畫史駭其說予曰是二子者皆神仙中人也有爵祿之寵遊戲殿庭時復放浪山水流連風月以文章名於後世而又星之精也畫史究其義予告之曰方朔生而歲星不見太白母夢長庚而生白故名白字長庚東坡沒有道士爲宋徽宗建醮上章久不起旣甦上詰之曰見奎星奏事故遲之問爲誰曰蘓軾此三子者謂非星精之所孕育乎夫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固生人生物之理也古之達士奇人亦多感星而下生不獨郎官上應列宿

卽如張子房感弧生蕭何感昴生漢雲臺諸名將上應二十八宿雖荒誕無考然事亦或有之三子者非星之精下墮人間烏能兼富貴神仙而文章奇絕天下乎吾竊慕三子之風流曠世一見他無足比數故圖而禮之以視世之所畫福祿與壽當何如也

易數字似覺更淨

張漢憂患說

憂患者生人之藥石也故孟子曰生於憂患憂患何以生曰素患難行乎患難奚以行乎患難曰歿壽不一修身以俟之奚以

修身夫亦曰敬而無失恭而有禮斯已矣嗟乎患難之來也雖
聖與賢亦奈之何哉以韓退之蘇東坡之徒而不免然卒不至
申其讒而死而吾謂韓蘇之徒不能弭患難而適招患難或以
才自張或以各自重或以氣自亢或以議論自見猶畏影者逃
日中與影競走走不止影愈不滅豈憂患自全之道乎上之仲
尼之陳蔡有其絃歌周公之風雷安其赤舄文王之羨里怡然
演易大舜之井廩恬然鼓琴噫是固所謂死壽不二修身以俟
之者以彼日月亦有薄蝕而卒光明以彼太虛亦有雨雲而卒
清霽適來適去作如是觀亦從容以俟之而已故君子不幸遭

患難少言慎動不言言必柔不行行必孫卽老氏守雌非吾人
正學得之亦有濟嗚呼此治患難之藥石與

作是說時先生其有戒心乎

李鵬舉奕說

或說李子曰子何其好奕也荒時廢事勞力墮功置其心於無
用精其術以何庸且古人有云以劫殺爲名不仁以攻取爲心
不義子何獨好之深也余曰然顧余非其術之好好其道焉耳
夫奕小數也而至理存焉方圓動靜古人言之善矣抑未盡其
理也夫奕之爲道與用兵通古之知兵者言之矣曰以正合者

以奇勝又曰多算勝少算不勝兵不厭詐奕豈厭譎哉嘗試實之有如四隅既列主客攸分高低已判勝負未形而有人焉能整以暇好謀而成或列未成而預犯其鋒班超之所以探虎穴也或勢已盛而遂乘其隙張巡之所以擇往亡也或彼所必爭而姑緩之以怠其謀韓信之所以渡陳倉也或彼所不意而暗據之以奪其隘鄧艾之所以入陰平也或所救在此而反攻乎彼晉文所以伐衛而致楚也或所取在彼而故爭乎此晉師所以假虞而滅虢也是故膽之怯者或守近而忘遠志之貪者或得寸而失尺意之廣者或舍己而圖人見之狹者或廢百而守

一是故于其所不懼可以觀勇于其所不貪可以觀智于其自守固可與審時于其進取可與度勢且子獨不聞謝太傅以賭墅而敗苻堅寇萊公以縱博而威燕薊操勝算於帷幄之中應大敵於談笑之際又何必煦煦以爲仁子子以爲義况余聊以適情未嘗留意勝固欣然敗亦可喜亦曰爲之猶賢敢云君子不器而必專心致志然時不再來寸陰必惜獲子苦言良吾藥石

李鵬舉宦海說

天下之海有四而水悉匯於中國則爲宦海海之大不知幾萬

里其源與苦海通又西達弱水深不可測其支由愛河溢爲學
海云相傳宦海中多珠玉錦繡之屬能浮槎而往所獲較經商
輒數倍故往來者若鶩焉黃頭郎鄧通常失足溺死漢遂封爲
錢神永鎮斯海海上颶風忽起波濤萬丈又有夜叉羅刹等怪
含沙射人凡過海必以血食祀之小心恭謹屏氣屈躬猶懼不
免得以安穩達岸者十無一二是以山林隱逸之流視爲畏途
終身裹足不敢近近時海藏頗竭而海關之法愈苛少有溢取
每賈奇禍故識時之士掉舟而返者所在多有惟富商大賈四
海之利漸微往往退而求諸宦海嘗不惜傾家以游而時亦有

風波之患然則人之覆溺於斯海者不可勝道而乃有終身浮
沈不出者果遵何術哉

摹畫處似傷厚道然文氣淋漓令人破涕爲笑

陳綸八陣圖說

諸葛八陣圖在蜀夔州魚腹浦壘石爲之縱橫皆八仿於河洛
綜以易卦象以天地風雲龍虎鳥蛇門按休生傷杜景死驚開
前列二十四小壘形如偃月者乃天衝也所謂先出游兵以定
兩端而陣中變化則以天地定位大將居中龍飛而奮虎翼而
進雲從以興風發而迅如鳥之翔如蛇之盤紆折勾連元妙莫

測四頭八尾觸處皆動戰則爲陣止則爲營千古陣法無是過者後李衛公之六花蓋宗於此已足興唐惜乎昭烈不用而有猱亭之挫也尤奇者劉夢得云當江水泛漲時雖巨木十圍枯槎百丈隨波而下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而先生小石之堆行列依然迄今數千載如故噫真神也哉

明齋由癸卯科武舉歷官總鎮喜作詩兼習水墨小畫予與長君介夫遊介夫工篆刻亦不俗今觀此說公胸中自有本末以視世之建牙擁燾恣睢自雄者其相去爲何如哉丁卯三月十九日記于潛山縣署之東軒

陳封舜義田說

何以聚人曰財况聚族乎余家自始遷祖均祥公以軍功授州倅世職繼繼繩繩十有六代蓋四百年於茲鎮南稱望族焉子姓繁衍析產而居榮枯豐嗇之殊致亦勢所必然也夫天下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無告者詎以祖宗同氣數十百年休養生息噢煦而貽謀之親親顧隔膜視之乎今幸博一第食祿 皇家握百里之符慚無報稱按九族之譜時切解推且雞和貧瘠十居七八而陳氏宗族竭蹶於餬口者尤多從來孫叔敖之子不免負薪任彥昇之兒至於衣葛路人悲之

矣用是蒞陵四載存節養廉六百元封寄來滇置田百餘畝歲可收租五六十石計本族遠近約二百餘口小康者不必急需食力者勉強自贍其貧窶艱難者不及百口議於每歲四月初十日恐悞栽種十二月二十日恐難度歲開倉接濟二次大口十六歲以上一人分穀三市斗小口十五歲以下半之老病孤寡則倍之大槩一年必需租穀三四十石目前力不充裕欲速反不成功定於乾隆十七八九年冬散一次積至乾隆二十年以後四臘兩月照數相濟可以源源不匱雖屬一杯之水莫救車薪之火然而田飛白鷺無策以鞭土牛鄰獻椒花乏術以送

窮鬼假此升斗聊濟燃眉我本支之老成者其曲體而助理之

倪蛻春秋經說

春秋者魯史之舊名周公之遺典自伯禽而後弗皇以前朝觀會同征伐之事皆載焉魯爲秉禮之國史書較列國爲最優天下以爲觀法故韓起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司馬侯對晉悼公云羊舌肸習於春秋申叔時論傳太子曰敎之以春秋凡此諸文所說皆指春秋之已成書者而言至隱公而下世道衰微官失其職列國之風不采本國之史無徵赴告行言藏於故府者詞命繁蕪簡牘散亂夫子憂之

久矣適獲麟之是感慨大道之不行於是與左氏史臣之舊游
夏文學之徒取其簡策之存者自隱桓以至定哀纂成魯史一
循舊典仍曰春秋此固聖人述而不作之意也後儒似謂春秋
所載十二公之事已纂成書夫子從而筆削之非也筆削者就
簡牘之中而錄其所應錄刪其所應刪則是非予奪之權固在
執簡削牘之人矣而必謂刻意深求別抒新見如盾止之非弑
而坐弑盜叛之求名而失名以爲天討之所加則亦淺之乎窺
聖人矣嗟乎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聖人何等留襟取法從前垂
教後世史書何等大事若一執史筆而輒以己意行之相爲環

貶恐非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之本旨也曾謂聖人之心如天如
地而忍爲之乎此夫子修春秋如是矣至於左氏魯之舊史受
學聖門又親與修經之事見夫子因策書成文上明王道之正
下備人倫之紀一遵周公之制以爲後世之法然其發凡言例
史書舊章學者未能悉會所以博採簡牘衆記作傳釋經舉凡
隨例所發裁成義類皆證夫子述而不作竊比老彭之素志如
此非謂出於夫子新意也然已於解經不合處未免有揣摩而
曲爲之說者後儒紛紛焉能免於臆測也哉惟知春秋原無成
書夫子纂修而爲史其策之所無者聖人不增也策之所載者

聖人不改也至於應去應留爲非爲是聖人一出於至公而無所容心也傳則求諸簡牘證以傳聞雖主釋經小有異同讀者固不容執簡以例經亦不可尊經而廢傳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非左氏傳不能盡知之而謂其可廢也與哉

倪蛻引經斷獄說

凡以儒術緣飾吏治往往有引經斷獄事然獄貴得情經宜切證若有絲毫未合卽開比附出入之門反不如悃愾無華者之質而不文但使刑當其罪也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季彥曰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謂

絕不爲親禮也夫絕不爲親卽同凡人方諸古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論愚按繼母之得稱母以父故繼母殺父與父義絕不得更有母道卽同凡人復惡報讐義所必盡何得當以大逆此與文姜之於莊公爲親母者不同胡康侯曰徇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左氏云書夫人孫於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然則孔季彥之斷獄是也其引經非也

劉彬三父八母服圖存疑說

父母俱存人生之至樂也乃有父母不保其終遭罹變故或父

海東
有妾媵子不同胞於是親父之外有三父親母之外有八母矣
然律於三父則列之於八母則列之於親父親母則遺之非遺
也吾於此知制律之意有在曾未有議及者王肯堂箋釋亦略
而不言噫嘻非熟繹深思豈易得其旨哉律若曰親父親母恩
至篤義至重如天地之不可名非此三父八母可得而比也若
概列於此將輕重厚薄之不分故不列者所以重之厚之也其
旨微矣若三父者同居不同居皆曰繼父人子之不幸也從繼
母嫁者不幸之大者也律不言父者無父之義也無父之義而
有撫養之恩故得列於三父也是皆非父也而不盡於三也八

母中嫡繼慈養庶不屬于毛不離于裏似非母也以父故或衷
於義或衷於恩皆母也卽父歿而無嫁出他故仍皆母也不得
謂之非母也嫁母出母身所自出母雖與廟絕而子不與母絕
仍皆母也不得謂之非母也乳母則恩之殺者亦母也而不盡
於八也或曰子何以知父不盡於三母不盡於八耶曰吾於養
母見之又於庶母見之養母者律註謂自幼過房與人又曰卽
爲人後者之母也有母則必有父乃律於母則有其名於父則
泯其目意以旣爲人後則與親父母等親父母不著其目故爲
人後者之父亦不著其目若然則當並其母之名亦不著矣何

獨著以養母之名哉夫養者撫養育養恩養之謂不過養之爲子而已且有取異姓或奴僕養爲子者皆得謂之養父母也其於恩祇曰衣食撫養之恩非若爲之後者有骨肉一體之恩於其義祇曰父子名分之義非若爲之後者有承祧繼嗣之義則爲之後之父母自當與親父母本生父母並重而俱不列其日以別於三父之非父至養父之名又當增列於非父之三父之外而仍列養母於八母之中使人知異姓繼嗣者其撫養之恩視同居繼父更重蓋繼父似父而非父養父非父而是父也而其中有不同者有先無子息取同宗子以爲子旣而已有親子

而此子竟不歸宗仍爲其子者其一也有先無子息同宗無人可繼取異姓以爲子旣而已有親子而此子竟不歸宗仍爲其子者又其一也是皆世俗所謂義父義母卽律註所謂過房與人者也此二者雖無繼嗣之重而撫養顧復育之成之而室家之親父母之恩不之過也何不列其名定其服以束於王制之內亦所以重篤親之道也若此二者之父母竟無所出卽以此子爲嗣則無論同宗異姓皆有爲人後之義卽等於親父母又不當以養父養母論也或者曰乞養異姓以亂宗支律之所禁何得竟以爲人後之義許之是又不然律禁異姓者謂本族支

庶繁衍有可以繼嗣之人而不立者言之也夫本族有人可繼則繼之若本族無人可繼將遂禁其不繼乎今天下異姓繼嗣者多多矣且有取奴僕爲繼嗣者先王緣人情而制禮可盡舉而禁之乎又查庶母之子曰衆子明其不同於嫡子也而衆子之中則各有所生之母卽庶母圖內謂所生子斬衰三年者也所生之子服旣不同於嫡子與非所生之衆子而仍同於庶母之名何以別於嫡子與非所生之衆子乎故嫡子不爲庶母丁憂固也衆子亦不爲庶母丁憂者以生育乳哺之恩各有所自斷不可假其名分雖劣於嫡母恩義則等於嫡母名分雖等於

庶母恩義則重於他母自當於嫡母庶母之外另標生母之名旣以別於嫡母有稍亞之序又以別於他母有獨重之恩庶於情理兩爲得之至於嫡母者自妾生之子而稱也庶母者自妻生之子而稱也若嫡母之子則曰親母而不曰嫡母猶庶母之子則當曰生母而不曰庶母也設有丁憂事故嫡母之子則報曰親母不問而知爲嫡子矣庶子於嫡母則報曰嫡母於生母則報曰生母不問而知爲庶子矣名不紊而義不亂事孰有重於此者然則父豈止於三母豈盡於八哉噫是圖也自漢隋唐定律以後經歷代名臣參考讐校畫一頒行天下遵守莫敢稍

有擬議者余何人斯輒肆妄論然余以筆耕者也於此中多所留意偶有所見隨筆書之願以質諸高明或有所采否

劉彬三父八母服制存疑說

三父非父也而名曰父者何律蓋恐人以親母故且有受繼父撫養之恩遂認繼父爲父並忘己之有親父也故列以爲圖名曰繼父而同居不同居有別焉若從繼母嫁者並繼父之名亦無而同居不同居亦置不論皆以使人知其非父也故又因其同居不同居爲之別其輕重焉然律于同居繼父之服以兩無大功親者期年兩有大功親者齊衰三月竊有所疑也父歿母

嫁隨母而去依于繼父卽同居者亦有各別初來年幼不能自活賴繼父撫養成人是同居而又有撫養之恩爲之服期年可也若已年已長能自食其力且有繼父反資其力者此雖同居而何恩之有三月已多矣况期年乎夫大功親之有無於兩姓何所關係乃兩有則服輕兩無則服重若並不論有無撫養之恩者設一有一無將折中而爲大功乎設兩有則當從輕服三月而實有撫養之恩仍三月乎設兩無則當從重服期年而並無撫養之恩仍期年乎竊意服之輕重但論繼父有無撫養之恩不論大功親之有無則情也而准于義矣又查不同居圖內

有先會同居今不同居齊衰三月之文是以先會同居必會有撫養之恩而服三月非僅以同居之故而服三月也又有自來不會隨母與繼父同居無服之文是不同居而無撫養之恩則路人耳何服之有然則此之所重本在撫養非以大功親之有無為輕重顯然可見矣至若從繼母嫁而不言父明其尤疎也乃圖內註以齊衰杖期竊又疑之親母之嫁父猶有期年三月之別何以於從繼母嫁者直曰齊衰杖期而並不論其同居不同居亦無所用其分別等殺之文焉者是繼母重于親母從繼母嫁者更重於同居繼父矣或曰必會受其撫養故較重于兩

無大功親之繼父耳若然則繼父之期年斷乎在撫養之恩不在兩無大功親也何以從繼母嫁者而更加以齊衰也然服制齊衰杖期例內無此條僅圖內有之豈衍文乎至于八母皆母也恩義有輕重故服制隨之嫡母繼母與父敵體義重于恩三年者同于父也嫁母出母恩重于義降三年而杖期者絕於父也慈母養母純于恩三年同于母也庶母純于義故期年而所生者三年恩之重也生母養母說見前篇乳母則恩義俱輕故三月而止也是皆推于恩義之間而無容或紊者也喪服之制先王禮教所存不此之講而誰之講聊存此疑議以俟高明必有以教之

漢書

卷

者

王師周治瀾苴河議

治水之法備於禹貢一書而其要無過於濬其源疏其流使汎者伏而逆者順疏與濬固互相爲根也然相其勢之所宜濬與疏亦有分用者此史起之治漳鄭國之鑿涇李冰之壅江白公之於渭信臣之於南陽師其法而神明之亦莫不奠安流而臻美利鄧川之瀾苴河當州直注灌溉之利害萬姓國賦攸關實鄧川之大命也河源罷谷迤邐百數十里又合衆流匯於浪穹之泚尾怒捲泥沙自蒲陀陞建瓴而下歷數年而沙淤石積兩

隄相峙若岑環州之廬田隄處其下河悍則氣張夏秋助以霖潦左支右絀經數載而必一潰潰則隄下屬沙邱全川爲澤國此瑣尾難堪流離者將什之半也司牧蒿目時艱於每年夏秋之交率里民照里隄掘河沙以築河埂此不用濬而用疏洵救時之良策也而民每偷安而塞責者一以勞逸未均蓋鄧川之羊塘里以地遠無隄而閃隄者因悉入其糧於其里他如崑崙元保昔年以糧少而攤隄今糧增數倍而隄如故則無隄之糧約居四之一一以司牧知一州之事理煩治劇勢難日夕親臨則督責未嚴而玩忽自生偷安塞責實二者滋之弊也故治之

之法當先照糧均隄而均隄之法又必視隄之險穩沙之厚薄
為乘除而勞逸均矣土司政簡事約莫若委隄沙之事即以隄
之修廢為黜陟則責有攸歸而督率嚴矣挖沙之期必定初春
以彌月為限不妨農事也隄皆沙埂水漲多冲塌復責里甲延
隄植柳固隄根也勞逸均則樂盡其心督責嚴則不偷其力率
盡心竭力之萬民以疏三十餘里之河沙而又期於春初以便
農事植柳兩岸以固隄根用奠安流直反手矣而說者曰開兩
閘以洩水勢此保隄良策抑思閘尾未洩徒開閘以震盪兩川
則不潰而已如潰况所洩無幾終不免於其潰則開閘之與隄

決適相去以寸耳爰書所見以備採擇

徐昭受鹽法議

天地有自然之美利而國本係焉民用給焉不在國不在民此
其所以弊也酌以均平故源流不匱斥其侵蝕故上下能通滇
省產鹽計十六處所行銷有額數誠 國課攸關不得不責成
於官辦向例官運官銷未為不便然正課日致虧缺而民間致
按照烟戶計口壓鹽又短秤加課鹽額難銷官追日急壅大利
成積弊起姦者微而效尤者甚也今則貪染私漏之狀已彰矣
從前不法事仰蒙禁革改定民運民銷不限地遠近法立於公

爲利斯溥鹽法之良無踰於此其大體固若是也夫本計之圖不嫌於纖悉防制之意必及於隱微以今聽民自便販商赴井運鹽納課後官給以引凡過厯關隘有所查驗截角以相會計其杜私甚密然關之胥吏及州縣巡役非盡良者附井之巡役與竈戶駁州縣之巡役與販商夥嘗以商無漏課爲歉若有之彼得以勒取肥潤豈肯報獲况夫黠徒計利各有所溺如使販商與竈戶通同可漏一引之課持所贏餘分之弱半以加倍於竈戶竈戶利其多於定價也無不樂售者而販商得強半之利又公納一引之課並懷挾舊引混淆耳目巡禁有覺啗以餘賄

是後便坦然售其所私而無從加察入市肆則價稍減於課鹽而愚民趨買者若鶩矣爲總計其所頓置漏課一引利猶得半也使累而積之給引之鹽又安得而盡銷其額乎是宜於各井仍通計竈戶名數詳查每戶鹽竈多少一日夜各出若許鹽戶爲一冊別立一公所鹽成則入其處按戶楚交有不如冊數便可詳究如其數官爲封錮販商至欲銷某戶鹽則號某戶親至發賣價費不與井官經手第就收其課給以引而已至販商則執引於所運鹽既行銷後卽現在地方便合呈繳毋許懷挾舊引以致私萌又所定給竈戶薪本已勒成價安甯井附近省會

且轉運所便之地多販商省運費故爭趨其近者所出鹽日不能給竈戶乘勢增長此雖細故然令而不行何以示後自今不按定例隨意增減者以違官論他如奸獪之徒出其餘詐瞞官置私敢於竈冊數目之外私用增竈煎餘鹽仍夥販商如前弊此亦足以滋潰竊謂小人之心卽見微利無有不謀者禁其轉相謀不若使之轉相制也絕增竈之弊莫如卽於竈戶中或十日轉派一人使之按戶譏察有弊者首於官如無弊令出一呈結官得其弊罪與作私者等十日後又易一人週則復始人人知戒而良善畏法者在其中雖有狡猾之民無所緣以孤行其

詐然如是而涖井之有司非其人不得也又收課之處書役等各有工食其所假名爲解費心紅種種者恐以留加課之端而販商有所不利及州縣署中所用鹽發官價止民間之半其下籍之多取於販商而爲惠於親黨月至數倍亦販商之難堪者請就酌裁若夫地勢之不齊調劑之各善非所敢知然誠使居者安其業商者食其力胥役奉其公有司畏其職各相守分而無違心至是以較國課必無不足課旣足而章程始可通久斯利在國利在民夫然後爲天下之大利理勢宜然也謹議

宋士璋宜祀莊躋議

真卷八之十六

藝文

九

滇之疆域夏殷以前俱無可考至周之末楚威王使將軍莊躡將兵尋江上略地巴黔以西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沃野亦方三百里肥饒可耕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楚奪巴黔中郡道塞不通乃還南中以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其子孫遂世守焉其後築苴蘭城以居夫滇固荒微也其俗椎髻編髮或有邑聚或攜畜遷徙自躡至滇爲君長諸蠻帖然讐服其因地制宜變通教訓之道當必有可觀者惜乎其不傳也卽其變服隨俗以爲治則其體順人情不拘苛細亦概可知矣是以終躡之世未聞有叛亂者迨漢武時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

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而犍爲以南牂牁以西騷然煩費不復躡之舊矣躡之先爲楚莊王苗裔秦旣滅諸侯徙天下豪傑於關中原景昭三姓皆楚族姓也俱在行中當其始也虎狼設詐懷王不返迨其後也項羽肆虐義帝旋亡不惟承統者已皆漸滅而遷處者亦寂寂無聞躡奉先王之命提一旅之師立功於異域傳及於子孫太史公曰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惟滇復爲寵王非功德及人何以得此今日之滇非復歷代之滇也冠裳文物幾與中州埒溯厥晨初躡功顧可忘哉以愚論之躡宜有專祠垂禮祀於不替亦滇土人民報本之端也今會城內外琳

宮梵宇指不勝屈以躋開拓之功獨闕於廟貌蓋不能無深感焉

師範曰物莫不有其本鼈靈蜀之本莊躋滇之本也蜀可以祀鼈靈滇亦可以祀莊躋此議自屬正論愚謂宜建一祠于大理合蒙異牟尋段思平春秋二仲遣官致祭而配以張建
成鄭回楊奇鯤段宗勝李紫琮高泰明高泰祥楊淵海諸人或亦風世勵俗之一端也事跡俱載繫中故不另述于卯秋八月記

董玘通海龍火七營議

先是吳三桂疏乞沐氏勲莊因設管莊於河西管莊李國棟計誘通海軍丁爲莊佃許免其役將七聖廟通河分疆界牌改移十街時通海官吏畏威莫敢誰何龍火七軍營混附河西自此始康熙二十九年知縣魏蓋臣據通海士民公呈詳請清復舊疆至四十五年中間忽東忽西又忽而平分案牘充棟究無確斷至今卒歸通海者以地本通海故物河西固不得而強爭之也者通海設禦之初列屯有八內外各四其屯於內者負郭之東曰附城北曰湖外南曰矣伽西曰慶豐卽龍火營一帶也他若近嶺峩境之軍屯在河西境之何官屯戴聞營譚家營以及賓州曲江之前後兩所皆禦兵之分隸外境者故列爲外屯由

海亭
是以論七營之在通與附城三屯一例非他境之糧附而地不屬者可比故判七營者只當較地不當較軍民蓋以軍爲言則外境之屯屬於通者尚多而以地論則七營實通海附城近地也藉令當日就近裁併不過裁外四屯耳若七營可裁則附城諸屯皆可裁通其無寸土矣故十六年間更茲案者十數宮勘茲土者十數次然直通者什之九而直河者僅什之一其始也必斷歸通而後如山之案成其究也必盡斷歸通而後如山之案定雖然通之地歸矣而河人之釁終不能保其不生何也界牌甫立旋即擊碎碑字未久漸就漫滅一也新附百姓趨逸避

勞喜歸河不喜歸通二也七營界內斷歸民戶率以非軍爲辭樂就河西籠絡如天神廟之七十九家負固不服者所在多有葛藤不斷必滋蔓延三也以河之素強其非通敵也明甚萬一有狡黠如蔡令者復起而興平地之波通之民力已疲必不能與之爭七營一去戶寡差繁其不能支必矣善乎貝制軍之言曰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今欲息兩縣之爭甦萬民之苦上以節無益之經費下以奠有永之金湯誠莫良於歸併一法當日吳太守議之貝制軍卽毅然行之其調酌兩縣事宜甚詳且悉可以經久無弊而惜乎其不果也昔人有云愚民難以更治

而樂於觀成天下事必人人盡悅而後爲豈復有可爲者乎夫
歸併之議始於河西知縣張象賁迄今卒不能行者皆河西人
士撓之若論通海今日之民情雖裁通歸河可也通民之困憊
尚忍言哉短夫不已重以長夫長夫不已重以站馬站馬不已
重以折價夫通舊無額設站馬也民間畜少不足供驅策勢必
議價而其後遂併行於長夫夫有數而價無數嗟此窮民衣敝
鞋穿輪差動經旬日旣奪其耕鑿民之財力幾何兩項所折價
月不下數百千錢其不足者至鬻妻賣產不免雖經諸臺使屢
次嚴革而陋例相延牢不可破若不急爲軫恤行見蚩蚩之衆
非填溝壑卽去鄉井豈復有百姓哉今日者舊疆已復爭訟已
息者近二十年諸臺體 皇上如天好生之意軫念民依而司
此土者仁恕明廉洞悉民瘼夫馬之累半減於昔通民漸有復
甦之望矣然樂夏日者常畏秋霜未來之慮在所不免是尤望
於後之蒞茲土者

劉經傳鄉約議

事有今視之甚輕而古視之最重者鄉之有約也在官視之甚
微而民間視之利害甚鉅者今之鄉約也考周官六鄉六遂之
法鄉大夫以下有州長有黨正有族師有閭胥有比長遂人以

下有縣正有鄙師有里長有里宰有鄰長俾之遞相糾督民間之紛爭者子弟之頑梗者鄉里之奇衰不衷於正者皆資董戒風俗之醇胥由於此今鄉約之設猶是物也自司其事者從而隸役之其又甚而隸役之黠悍者且得而指臂之魚肉之而其選愈輕而其人遂不堪問矣是故衣冠之族以承充是役爲玷而鄉里之舉報亦不肯過問卽少有家貲例應出身急公者皆恥之不屑必百計夤緣以求免惟是無藉游惰欲因以爲奸則又夤緣求充而里黨之中劣衿莠監素無行檢之徒借之以舞弊營私遂使民間受害莫可究詰吾鄉近事其尤較著也意惟

於夤緣求充者屏而絕之以謹無良夤緣求免者獎而進之俾明大義其于悞公擾衆之弊庶有豸乎夫主持公道大君子之心也維挽頽風鄉先生之責也不辭固陋以備芻蕘或於吏治不無小補云

王芝成雲南鹽法議

鹽有官私鹽法之弊所由生也井各有銷鹽之地地各有解課之額私鹽充斥則官鹽堆積而課無所出在他處猶可遏私販之塗以疏官引惟雲南山路叢雜邊之爲難於是司其事者不得不出於計口授食按戶均銷以圖照額徵課而短秤昂價攙

土苛派之弊叢生夫有官所以別乎私也官之異於私由於銷鹽徵課之各分其地也凡人購物利賤而惡貴官貴私賤而欲使之反其情按地銷鹽假手胥役而欲使之平其價此雖繁設科條重立刑罰有所不能矣止弊之道貴正本不貴持末鹽之弊既因分官私而起曷若泯官私之迹不必按地銷鹽而使之自然流通哉何以謂泯官私之迹合計通省課銀之額每井應徵課若干又較各井竈戶所煎鹺水之厚薄酌其中以為常按額分派每竈戶徵課若干課銀納自竈戶徵解俱由井司竈戶輸課之後所煎之鹽聽其銷售所售之數與納課之數無論盈

絀總以派定之額為斷亦如商代之貢法樂歲與凶年一致課銀既徵買者不拘何井賣者不拘何地買賣之數不問多少與市肆之貨同如此則無鹽非私實無鹽非官官省防制之勞民鮮催科之累以通省之鹽供通省之食任其所之而無阻官民兩得其便矣不見夫田畝之稅乎計上中下而科以賦業田者照額輸之田中所出雖轉相糶糴不必指某穀為官某穀為私也或難之曰竈戶納課是已倘課既納而鹽不能售奈何答曰鹽之切於日用與薪米等惟不蒸薪食米之人而後可以不需鹽非然則鹽不能不需需不能不買買不能不於井而何慮竈

戶之不能售乎或又曰人情樂趨便利鹽不分井則買者爭向附近之井彼僻遠者何望答曰便利固人所樂趨貴賤亦人所必較少者貴而多者賤物之情也附近之井易銷必致於少而貴貴則人將不憚遠求以圖賤矣且僻遠之井獨不可移其鹽於輻輳之所以求售乎或又曰課銀責成竈戶而買之多寡聽民自便倘買鹽之數不敷納課之數竈戶爲定額所苦將逃亡而不爲矣奈何答曰往時分地以銷民間食官之外尚購私鹽今官私合并所食豈反從減食既不減課豈不足竈戶之煎而售之亦如織者之貨其布帛陶者之貨其瓦缶世不能不資而

購之也方將爭爲竈戶而何逃亡之有或又曰凡爲此者所以杜短秤昂價諸弊也今以井司竈戶主之其弊豈不生自井司竈戶乎答曰諸弊之生由於各有應銷之地也既不分地則此井所售不公人將改之他井竈戶欲鹽易銷井司欲課易徵豈肯生弊以致買者稀少而課不能敷利不能獲哉

四問四答直使中沮者無閒可乘不必作晁賈之凌厲而經畫自遠

趙士麟與振羽王庶常書

五官皆有效於身而最捷則耳目稱焉蓋百物雜陳萬籟相喧

求其見色能晰聞聲卽辨他官不能也故曰捷也雖然耳之用較目之用則又多舛何也夫目非不可炫而赤白則難淆耳不可欺而亂真者常至是以于聽不如一覩也僕問於鄉人之來都者言足下有行鹽於澂之說僕曰足下遠大人也豈肯爲此瑣屑之事於閭黨之間乎無也後人人言之曰聽之與睹之與曰雖聽猶睹也以其有之故道之也僕爰是順札相聞不過曰有則止之無則察之之意云爾今日無之深愧向者相聞之誤而益信于聽不如一覩也昔有吳中人西行而渡於河梁之人從旁而指渡處其入舟又怱怱語以槩柁之具甚悉已而問之

吳人也大梁人竄入岸葦中不敢出吳人入葦引其人出而謝曰吾善操舟而子言之誠過然爲吾則忠矣足下其以吳人之視梁人者視我可也勿固責我曰夫夫也徒任耳者也

振羽名翰宜良人康熙戊辰進士授庶常後發回襄城有襄城四子詩王疇五嘗有贈振羽詩亦才士也月槎謂振羽被罪因玉峯喉徐達乾劾其冒籍所致今觀此書當未必然

趙士麟答季价藩廣文書

春秋列國諸名卿欲延譽於當時顯名於後世則辭命之力居多故孔子重之吾兩人惠顧前好時被訓辭余雖不敏敢不式

克承之今讀來翰知素心人所貴在神交不在區區書牘之間
飾情通曲膚語遊揚也故發之佳咏藏之心版乃悟向者則淺
鄙之見也昔有二人友密其一之越其一販重遊於燕販者見
客有南轅者爲道之越人長相思之雅懃懃懇懇刺刺不休歲
以爲然之越人則否否後十年而會於吳燕來者讓之曰奈何
忘我之越人徐指已服曰此非君所贈乎吾思君未嘗一日去
體又探懷出一盂曰此爲君物吾日夕用之誌每飯不忘君也
君則奚有遊燕人迺徬徨駭視錯愕者久之啞啞無以應始愧
而前刺刺者皆空言也如服如孟君詩之謂矣無已則爲誦少

卿之什曰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遠望悲風至念子懷悠悠
無已則又爲誦典屬之章曰燭燭晨明月馥馥秋蘭芳願君崇
令德隨時愛景光笑笑

張漢上滇南撫軍楊賓實前輩書

滇距京師八千餘里地瘠民貧地瘠則財賦所出不饒民貧則
生理不裕又催科之烈繼以輓輸則民生躓閣下撫滇滇人額
手交慶謂千載一日人無耄穉咸欣喜欲狂矣往聞閣下治三
輔郡旣廉且能布政黔南政亦如之今 天子倚重元臣俾
撫吾滇柔遠能邇之化由最近達之最遠閣下引之而愈長矣

且閣下文章司命也。廁館職者，夙仰聲光，往往比於泰山北斗。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亦各從其類耳。邇來館職之臣，罕持外柄，皆以閒曹散署視之，直不啻贅疣滇中。又寥寥不過數人，聲氣益不振，遇閣下則聲益加長，如憑高一呼，衆山響應。俾廁文學者，得吐氣揚眉於階前盈尺之間，抑亦吾黨之榮也。至滇人士，頗知向學，若作養不勤，則奮發無地，請勅郡縣學官時勤講貫，或助之學殖，俾操觚者得崇尚實學，不安小成，而人人奉閣下爲師以爲。聖天子右文之助人材，蒸蒸日上矣。

張漢與楊壽庭書

某辱知交垂二十年矣。始接教時，謂吾鄉之士僅有一人二十年以來，并未又見一人如閣下者。天下所少非才也。夫人每有才而無處，才之才是，卽無才。閣下多才，而又有處，才之才亦若未嘗有才焉。某所以傾心而悅慕也。夫豈在今日哉？顧某亦有處才之才，才苦不贍，又見才之地，每不欲急耀其才，是以不達罷郡以來，自謂用世之志今將已矣。竊喜不牽世網，則世故少及艾，以還嗜慾寢疏，則性亦定於道，復不遠於是。厭詞章之學，退而讀六經五子之書，毅然欲求聖人之道，不意閣下忽有以啟之也。自古退老之輩，不得志於時，往往逃空虛，率歸諸釋反。

清淨率歸諸老習吐納使久視長生則歸之神仙虛無卒速之
斃少入孔聖之門將老而卒叛去於道終何歸宿天假之年道
或有進是則區區之夙志也廣州辱教謂朱子適於聖人之正
路也然循序差遲王文成之徒亦自捷悟同歸於聖道則一又
謂道學必兼事功高忠憲所論著體用原一如斯慧悟吾黨所
少夫儒者學匪頓悟卽聖門顏曾諸子彼其聞道亦各因其性
之所近循序而成文成向爲石門呂氏詆斥過苛其實循自然
之知推而極之亦朱子所謂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
因其發而遂明之也卽以孩提所知爲良知則知愛親者仁之

端也知皆擴而充之矣愛之之節又豈一知愛而卽畢乃事耶
至論天德王道具在聖人之書言道學者非謂褻衣廣袖貌爲
養高無用之儒也世儒分爲兩極講學時已遺一半將充其學
不過老氏楊子而止於是世儒遂謂宸濠之役朱子當之未知
孰勝夫朱子不能擒宸濠所講何學耶試觀孔子知禮無勇齊
以爲言一行攝相而誅奸墮彊反田卻兵勇皆從容而中道所
謂夫子之得邦家者詎智足知聖之虛言耶儒者用世才有優
絀或有濟有不濟然天德王道一以貫之遺一半卽于道有缺
古人三不朽終爲閣下望之竊恨地相遠不克時親几席冀閣

下時賜教言牖我聰明俾得少窺閫奧道在吾黨或者相與有成也

鄉前輩道義相交之雅卽此略見一斑是乃罷河南守後所作老而嗜學彌覺可欽

張漢寄陳存庵書

君子用世爭窮達不爭早莫早達者無期必達而卽得達然而早矣積儉而泄莫問其究晚達者亦亟求達不得遽達世人以爲終必不達亦竟得達達而晚矣然而達矣而積彌厚而流彌長均達也晚何負於人哉吳人與閩人之品物也吳人問閩人

曰君何取橄欖曰回甘吳人笑曰待伊回甘吾楊梅甘已多時矣噫戲之耳回甘詎出下品耶僕反其說以謂晚成與速化佳惡竟誰過畢竟楊家果不如味諫多蓋有味乎其言之也衡州之役喜可知已此行進而無前超擢將不可追吾尤喜郡有衡山得探禹穴厯岫嶺祝融諸勝爲大快適竊論五嶽在域中足下得衡僕得嵩華殿得華未審誰當得泰與恆五嶽爭高爲鄉里佳話也近續河南郡志摭拾遺事已刊木成冊乞一言弁其首非不可他請以吾滇有人欲爲引重借傳不朽望之望之

張漢與兒子中函書

得爾書言近况甚苦爾之所苦吾之所樂也五味中惟苦不宜
口故童子往往嗜甘以甘得病必以苦藥之未有以嗜苦得病
者苦何負於人乎傳曰甘言疾也苦言藥也家留侯亦曰良藥
苦口而利於病以故古之賢母丸熊啖子以苦其志古之廉吏
亦茹藥飲冰以爲苦節由是以觀其甘如薺矣而誰謂茶苦乎
吾見知此可以苦矣可以不苦矣可以由苦而甘而長不苦矣
不然苦不能甘卽甘將復苦父苦心人也故出苦口諭之

陳沆覆黔學使孫莪山先生

省來諭愈增歎息世間事最可怪者一遇親知作宦便思分甘

染指卽其人介介不汙著在衆目而饒口迫蹙如追宿負至囊
無可解而猶不肯止蓋旁觀之覬覦多而清吏適以自困類如
此矣明墨剛及擬作諸刻真後學津筏又聞書院訓課勤於館
師黔風自當日上然尊衙自奉清苦亦宜節勞自愛以副海內
相知者之望

傳爲訖答蘇撫陳可齋書

天子眷顧東南念江蘇要地得人則治非人則擾卿班中特簡
足下畀以封疆重寄足下體九重盛意潔己率屬休養備至
激揚無偏一本靜鎮之衷出之書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殆近

海縣
三
之矣竊與二三知己私相擬議謂大吏者羣吏之表形端則表
正孟圓水不方安得如足下十數人分布天下澄清海宇乎如
訖者質陋學薄所謂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何足多少足下愛忘
醜而稱逾實撫膺自訊慚汗滿顏惟砥礪自克不負相知之期
許已耳比飽嘗世故亦且學爲通達而臨事倔强猶昔復不作
懲羹吹齋之態非矯情而爲之蓋素性然也儻居無事據梧而
瞑以墨爲稼以紙爲田以古爲徒覺熱鬧場之閱歷虛浮而寂
寞中之意味深長也昌黎謂吾之退未始不爲進者或以是歟
來書籌及人才此古大臣事君第一義夫人才者與天地氣運

相始終自古未有無才之代亦未有不作養而收得人之效者
也江南人文之藪培養全在大吏僚屬紳士中苟有一善可稱
卽當引接導誘以就其器量朱子云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
際所及則親之厚之不以小惡掩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亦此
意也

傅爲訖答門人王編修猷書

予入山海關十七年矣歸省者二年赴京候補者八年又歸省
者七年今老矣無能爲也矣每登响叮煥山絕頂遙望醫閭東
海纖烟障目渺茫天外又念渡遼所拔諸士幾人無恙幾人騰

達絕無消息如子之邁往實予心之所愛慕而溯洄前得書知已側身詞館文策皆秀雅可誦不勝欣喜明儒羅念庵先生及第時外舅官太僕卿謂公曰喜吾壻幹此大事公正色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多在此三年一人奚足爲大事賀克恭先生爲戶科給諫見陳白沙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霾焉用仕爲卽日執弟子禮師事白沙旣別肖像懸室中事之終身噫此二先生者可以觀矣予家於滇池南瀘水之曲有先人敝廬可以蔽風雨有薄田可耕堪具饘粥養老母讀經史訓子弟又有沈約苦吟之癖得詩千餘首至世俗嗜好一無所能可不謂拙哉願

吾子努力自愛鞭近裏切己之學以羅賀二先生爲法他日樹立當自不同時調幸甚

傅爲訖答雷翠庭書

歸滇二載遺鯉爲難兩辱書尊感彌篤回憶在日下從諸君子後歡聚燕談訖最下劣足下愛訖特厚訖視足下如師今能稍自樹立不墜淵海足下之力也雖形隔萬里而神注夢接未嘗一日不在左右然終無人夾持功夫便鬆懈無力心實懼焉靜中檢點家庭內有許多不盡分處有許多不可對良友處易云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何可得哉足下視學於越以身示教

文學士習自當斬然一新兼得迎養晨昏忠孝備至視訖之得一失一相去何啻什伯也葛山回京蘭谷亦回京靜山脫然歸去否萬里天末不得一消息諸增眷念忽聞宗五之變傷心愴神百端交集夫數君子者未及十年而離合生死升沈顯晦如風雲之變幻百出不可窮詰因悟天道人事盛衰乘除之故固然無足怪訖生平無多嗜好凡兵農禮樂天官地理讖緯之學下至醫筮卜算書畫博奕歌曲命相射工擊劍走馬皆不能有毫末之技獨好吟詩以咏歌先王今始學爲古文又自悔空言無當實用益并力五經四書及小學五子書門外人呼馬呼牛不計也昔管幼安在遼東言忠言孝勸人爲善而已觀其置器井旁以杜爭汲頗有調停感悟之法則士君子處世安可無有轉移風化之能至不能轉移人復恐爲人轉移而閉門靜坐絕無毫髮之益於鄉里則平日之所學所行可知我猶未免爲鄉人也

余應祥訓兒熅文萃文手書

人貴自立要能立於道義之中道義者立身之大防也然必知之真方能以基其始守之固方能以暨其終且欲求自立則持身涉世間擾者必多奪者必衆歷之乎得失利害禍福生

海粟
死之途鮮有不移其初者游至援理而入於欲推欲而附於理更益之以才情智慮久假不歸遂入於不可知之途而不悟危哉危哉將何能以自立哉其謹識之

周於禮與屠生書

某白屠生足下七月盡辱惠手書知已就館武安賓主相得從此讀書養性守分待時館俸雖微節之可以謀養卽此亦是成己成物下手工夫所謂小用之而小效者也僕行期定於九月初生書云將復來別計武安距汴五百餘里跋涉多費深爲不宜且僕固無以爲生益也唯自分以垂老病廢將退之身得與

試事乃於生有一日之雅生又不遠千四百餘里省僕來汴忘其固陋而叩以身心性命之學僕豈可無以塞生意哉僕幼習章句以文自鳴於邊遠下邑不爲苟同亦徒欲制勝時流博爲名高而已辛未釋褐謁吾師合河孫文定公一見許以正人教以讀書僕請讀書之要則曰翰林詞章口耳之學耳無益於人取學庸論語熟復玩索久之自然有得六經皆我註腳固屬陸門過火語然持此意讀古人書體認身心轉覺親切有味注疏斷不可束之高閣古人口講手畫灼有淵源非後世鑿空談名理者比但須自信主張使能開拓見聞滌蕩身心不爲雜而偽

者所炫耳師訓真切言猶在耳唯僕自恨心氣粗率涵養功疎
又放於酒溺於書以致負性傲物釀成一肚皮不合時宜媿負
師門中夜慙汗然自維廿餘年聲華場中尚不至競逐時趨汨
沒本來面目則吾師初見一言獎借有以發其蒙而堅其志也
今老矣將結茅萬里窮山教子弟勉以生平所不逮固無以爲
生益也則還以師之所望於僕病未能者爲生勸之

謝清問訓子書

吾家世儒業自祖燕峯公以來百有餘年甲第相承皆先世積
德所致近余資厯中外又三十餘年汝曹生而溫飽不知涉世
艱難恐習漸驕奢日就蕩廢因命汝曹先後旋里省墓讀書勤
農以敦本睦族爲務汝曹言歸數載年踰弱冠做秀才食餼有
室生子矣亦知戒逸習勞乎古人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
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夫人至於惡心生則亦何事不可
爲矣汝曹自束髮受書余卽教以立品制行之道經書所載夙
所誦習非知之艱行之維艱余處萬里外一言難盡惟望汝曹
制行先自睦族始蓋人本乎祖自遞世代承枝分派別亨困互
形積而愈多然祖宗視之皆子孫也宋范文正公設義田以濟
困誠爲法良意美予今勉效其規汝曹能因而振作各從其心

與力之所能盡而紹協余志將親吾之所親而親者食其厚親
吾之所疎而疎者亦滋其厚厚吾之所厚而厚者愈增其厚厚
吾之所薄而薄者亦同歸於厚惠族之心敦本之誼固同一道
也且與文正公同一道也其他姻戚里黨故舊之家不可以寒
暄易節周急之義聖門所重惟當知人無論貴賤未嘗不負氣
節豈可周之無名必量其境遇所適才力所長委曲成全使受
無忤容則彼皆心安理得矣自奉必須儉約暇則讀書開卷
有益功名但委心任運不必汲汲求進至於交遊近朱者赤近
墨者黑尤不可以不慎顏氏家訓云父兄不可長恃鄉里不可

長保惟自立乃足貴汝曹尚慎旃哉

合蟄存同聲兩先生書並觀較馬伏波陶柴桑理爲更足張
重安貧余重自立此重慎交後生家俱宜各錄一通懸之座
右

楊履寬答彭竹林論掇集滇詩書

賜書教以泯升沈之跡其意至公至平但寬曩所以爲是言者
竊見近世尊官貴人於此道絕少諸極一旦登高而呼彼其人
自以爲道在是矣加以門生故吏揄揚稱美家李杜而人蘇黃
每一披其集輒欲作數日嘔至於選家雖以漁洋感舊歸愚別

裁自謂因詩存人不因人存詩然其中合韓非於老子者蓋亦多矣居常竊論歸愚諸選惟明詩別裁爲佳唐詩別裁原選尚覺稍雜至於增選乃其不肖子弟不知而作欲以此射利異日者此書而不傳歸愚子之幸也此書與原選並傳有識者尚能辨取設不幸原選不傳而但傳此書末學無識而忽遇惡風飄墮羅刹鬼國吾不知其所稅駕矣至於國朝詩乃一切爲聲氣交遊所縛不得自主大約異日有爲歸愚子功臣者出存其五之一而其真始見也寬常持此論前在長安頗爲荔扉葦塘所訶歸來噤不敢言今敢爲竹林言之亦恃惠子之知我也至

於同時之人則毀譽之局方新是非之衡未定况今日者人恥言學而競相高以名迄無人自知其不足者此例一開緣情而入之則選雜據理而斥之則怨深故甯以俟諸他日之元晏耳此則寬之微旨也寬意在總三池人文作一全書但交遊旣寡卽或有謀面之人而留心此道則更加少焉默數東池惟槐村可託其他雖風流自賞大約皆詩酒聲色便自命爲名士不知其人而妄託之徒費楮墨惟竹林交遊過寬十倍尚出全力仗助表章前哲吾黨蓋均有責不得謂是乃寬之事也如更得若簪巖者共任之此事庶有濟然竊恐好事如吾輩大難大難昔

人之秦七黃九自佳耳此事何與卿饑寒可爲拊掌也楊瓜可
另擇人付之其他郡邑則共致思焉竹林得人當以告寬寬得
人亦以告也如是酌而行之其塗方廣至於所知之人果係有
心者則又備道其意旨所在而轉以屬之使其更托所知互爲
推廣誠能地得一人亦斯事之幸今欲刊布徵詩啓則近於招
搖計惟有如此爲妥尚有以教我則幸甚

滇詩之輯前之人屢有爲之者至袁癡翁任勞任怨閱十載
方克竣事栗亭云好事如吾輩大難大難以爲難不誠難哉
栗亭嗜古力學而意境少窄極穿穴之勤乏活潑之趣夫詩

者人人心中有之人人口中有之此天地之元氣亦天地之元
音三百篇及漢魏歌謠多婦孺野老之作自談詩者出逾講
貫而逾支離蓋一代之詩一人有一人之詩父子不
相沿彼此不相襲若如栗亭之說是李滄溟之唐詩選可直
繼聖經矣有是理哉歸愚別裁間爲交游所縛平心按之終
係正聲使栗亭及見後之操選者不知如何憤悶矣滇處天
末人多以性情爲詩絕不染中原習氣栗亭喜交名下每爲
所劫故其持論亦有失實之處寓長安時年少氣銳每與相
抗九京可作于良友固無他腸也戊辰人日記于江山一覽

樓之燈下

倪蛻致中丞甘公書

某無似束髮出游竊不自揣思有以表見於天下既不可得乃謝儒冠事牋牒幸不棄於賢豪間列之賓筵然某雖甚不肖亦不欲爲常人俗客之所爲冀舒初懷足以利物惟是從人針線不無依樣葫蘆時以老母在堂濡首廿載違養之後決計去之從賈人子遊孤雲斷蓬落落于世初不料前年冬荷公知契取而廁之座客之中凡愚心所存楊大夫已一一達之台聰矣歲月不堪把翫忽忽便經兩載燕雀門闌徒糜廩粟曾具寸箋告

去尚未得請旋因師命而焉暫留今卒乘已行精糧漸發壘壘之心亦云小盡但生稟單羸心血不裕近日小有動作輒怛怛不能支誠恐年齒衰頽意思零落思慮不到債事必多貪戀苟容倖圖菲俸非某自待之本心亦負公見禮之盛意二者交失甯不懷慙又何如縱之山林使全其麋鹿之性之爲愈也至若詢于芻蕘昔賢所尚緜囊走价倘不鄙遺某有不悉竭其愚以對者有如此日夫裨諶之智謀野則獲使某徜徉於山巔水涯恬養真適涵其聰明或當清問下垂之時應機所發靜則生明又未必於公無小補也昔真定有王先生賢而隱於農然明識

卓見如燭照數計當事有不能決斷之事每令人馳問而先生乃輒一二言冰釋凍解當時諸王公鉅卿豈不願招延羅致而聽其蕭然隴畝者蓋不欲失先生高尚之心亦知猿鳥曾襟不蕪畜乎樊中云耳某謏劣暗昧誠不足當王先生萬分之一惟望公推好賢樂道之心以昔人之所以待王先生者待某則某幸甚昨已面陳其愚恐尚不足以聳大人之聽故退而述其私干犯威峻伏惟鈞照異日移家後另容詣謝從此釣水採山詠歌閒遊皆公餘庇也某再拜

公于此時必有不得已而爲是舉者合看後一書便見○廿

公名國璧乃忠果之孫今其居滇之裔尚有舉孝廉爲廣文者

倪蛻載復立軒甘公塞外札

四月二十九日接到覆札云閉門種菜是英雄退步弟便欠此一著嗟乎惜哉言之錯矣夫國家委之以大柄寄之以軍事托之以腹心卽當不避險難爭先奮往上抒 聖明西顧之憂亦且下圖勳業以增先哲光曩時籌邊愚見之疏若先事而陳則勝算前機必邀 睿照而乃因循不果坐失許謨抑且顛倒因人浮言是聽今萬里挽輪賜環無日惟應策駑鈍之前車挽桑

榆于末路閉門種菜是豈罪臣之所可妄覲者乎勞謙終勉爲國自勵不宣

亦廉悍亦頓挫寥寥數語無限風義

倪蛻致高彭之宮保移節專撫江蘇書

伏自節鉞東旋寸心縈戀每想古人待士之隆不意俯垂庸劣非分之榮甯忘有報惟惜年齒旣衰不克有所振勵常用自愧於心敬接黔中所發書情致斐亶卽鄭公之於杜甫無以過之益深感激靡有涯涘昨閱邸抄恭聞 新命專撫江蘇 皇上知人則哲 特沛榮綸仁公制帥之崇再兼旌節此古今盛事

而爲三吳士民之深幸者也江蘇賢使者向推睢甯儀封二公睢甯純粹平正化行而民不擾屬吏皆蒸蒸向風龜勉職任無至霜飛白簡者此睢甯之治之大也儀封清介有節操與睢甯同而隅執多疑翻異獄事不能輒了官吏或因此而行其諛諂者有之矣此儀封之治之窄也故二公俱係正人君子而其體用之間不無小異竊惟仁公忠信廉介寬仁惠和不減睢甯懿德久已孚信遐邇但吳風涼薄易生是非故持節於茲者往往恃深機鉤距以圖勝之遂至上下之情睽離不洽卽儀封亦稍存此見不如睢甯之擴然大公爲不可及願仁公一惟睢甯是

法則吳俗雖浮而秉彝好德亦易感動豈惟頂戴恩施永以勿替且變澆風爲純俗亦即在大匠爐錘間也已蛻受知最深無所爲獻謹以二公往行上呈伏惟仁公必有取於是言也古云
墜露增流微塵足嶽持此寸心仰希照察

以雖甯望高公妙借儀封觀出規勉之意自在言外

倪蛻復福甯鎮周總兵善長書

承兼節海壇清風息浪滄溟莫安甚盛甚盛垂示欲試造八輪船於海洋用之飛輪激水止息以機當迅捷過於他船否某知識不加於人猥承下問竊以此船利爲寇不利禦寇者也利於

湖不利於海者也何以故昔宋賊楊么盤踞巴陵曾造輪船恣爲劫掠舟師討之賊勢不敵卽鼓輪飛入港汊官兵無奈之何師退却又飛輪出追以此爲其勝算岳武穆知之潛使人於上流以樹木草根橫礙其港汊於是飛輪阻不能行么遂就擒且海水鹹澀與湖水不同輪必多滯又湖風柔於海風海浪勁於湖浪行使輪樞自有攸異况島嶼之間板沙礁石或致當礙礙輪苟一輪或違卽七輪俱廢以前揆之利爲寇不利禦寇者也以理推之利於湖不利於海者也伏惟器用以適宜爲貴不宜于用造作徒勞揣茲事理殆難于行執事不以某之愚拙儼然

垂詢心以爲不可不告也

予最怪今日之談經濟者動援紙上陳言謂爲獨得是舉也周公能問倪公能答均有足嘉者閱事旣多見理復明方無影響之說利爲寇不利禦寇利于湖不利于海二語極爲曉暢

趙士麟周烈婦傳

烈婦姓徐氏有容色年十七適郡城周天輝甫七月夫亡哀痛不欲生烈婦父母居鄉至其家婉慰曰見何痛爲吾行爲見擇夫耳烈婦曰兒自有志勿爲苦也若更一夫有死而已語畢號

哭欲絕父以新喪悲痛徐爲之圖烈婦季父遂生有名德居城中其父過商遂生日不謂此女有此節概兄宜成其名不聽越歲父潛擇人給烈婦曰汝母思汝可一歸以慰母烈婦曰兒亦思母但不欲歸甯至季父家一面父強之終不肯往壬子正月十一日其父與其姑謀竊竊私語烈婦心動曰是終欲嫁我也須與母至烈婦拭淚迎謂曰母真不欲見死守也母曰吾憐兒年少何自苦如此吾與爾父熟計不如嫁爲得所守終無益烈婦曰已知之矣卽欲自盡母隨之不得脫面黯然若無可爲侍坐久忽聞人聲雜沓蓋輿馬迎娶者至諸婦竈下作食其姑方

與媒氏較金多寡母囑曰速戒汝私吾出視汝姑卽來飾妝也
烈婦闔門自縊母還視戶已閉聞依依有聲斬門而入死矣
論曰徐烈婦不幸遇所夭夭折惟一死而理得心安彼人臣事
君之懷二心或反面事仇與夫受人國家之委棄若土苴者又
視夫人子之敢於悖其親或妻子具而孝衰於親者豈非雖生
猶死哉甚矣烈婦之所關至大也

高翮映瞿唐來先生家傳

先生姓來名知德字矣鮮原籍越之蕭山徙楚麻城元末祖泰
入蜀卜居梁山至先生喜瞿唐灑瀨之勝遂以自號焉泰生均

受均受生晁富晁富生志清俱潛隱未仕志清生昭今宜良以
廉謹稱昭生尚廉好施予尚廉生朝還遺金卽先生父也母丁
孺人幽嫺茹苦娠嘗夢藍衣人駕鶴至檐楹鶴將鳴藍衣拊頂
曰不不不先生生岐嶷然數遭顛疾在襁褓有掾馮庚者齋冊
入覲夢朝命翰林院來知德月支祿米三石鹽拾筋歸語先生
父答之曰吾兒多病得長齡足矣安敢望此先生八歲能誦九
歲卽知爲長短句嘗夢獨立巫峯顛疾遂瘳故以十二峯爲道
號徵母夢又稱不不子學使毛君較試覘其不凡歲壬子明倫
堂砌生五色靈芝先生於是秋以禮經魁蜀辭坊金曰鯁生無

漁野
纖毫裨益桑梓而以坊金累之義所不安請辭柱史喻君嘉其志凡諸作輿皆卻不受柱史爰移檄縣今日來某鳳毛麟角他日非名卿亦不愧名賢始進如此服官可知乃令學使以弟子員古之賢戴高等三十八茂才送門下俾朝夕與遊庶耳濡目染自成君子先生少家居嘗讀書石礮寺每詩酒遨翔三峽之間第後杜門謝客窮研經史治心于格物恥爲出口入耳之學雖無書不讀然皆反約以求至其極由其靈根湛然故涵養邃深也楊兩洲語友人曰瞿唐不枉見有司高談仁義孟子再生矣丙辰不第歸益以道自任戊午遵父命住京師壬戌復夢立

巫峯歎曰巫峯乃川水匯歸峯多秀拔文章之徵非富貴之徵也果又不第適聞親疾毅然焚引而題詩曰莫遣紅塵客子知慇懃謝爾夜題詩兩行黑字催人老一幅烏絲覺我癡萬里鵬程何足論雙親鶴髮已多垂此中有路尋堯舜東海宣尼是引師聞者無不駭異密友周親甚至垂涕相戒謂本朝重科目若焚引則別無出路先生曰有聖賢一路做聖賢不要命富貴貧賤皆可爲之割斷科目聖賢由我做因取尺絹大書願學孔子四字縛於臂抵家二人以其志願超軼亦極爲稱許後鎮日默坐遂悟太極圖象無我無人作了心歌以自勉粵二年頗知太

極之理自謂從前尚落禪學是昔柱史譚公啓景仰先生往往造其廬至則設蔬二盤言笑自若譚曰汝腹中一肚子鐵乃以菜羹款御史耶先生曰不妨四時八節無錢能令半夜三更有客可乎譚曰願學孔子成矣先生吳遊歸未數月卽丁父艱服將闋繼丁母艱哀毀廬墓兀兀忘年者六載不冠櫛不苟葷酒不御琴瑟日夕悲號先是先生住京六年自邸歸臥父母榻前敘寒煖談京中事者數月以娛其親不遽退寢私室其純孝類如此先生因易象未明隱萬縣求溪萬山中註易有思至十夜不寐數日忘食者忽思見豕負塗一語遂悟易象方伯郭公書

曰昔賢以文求易故其旨難明今公以象求易故其理易見此真有以發四聖之所未發而破宋儒謬悠之說獻在朝廷藏之石室頒於天下非來氏一家之私書矣後又與先生書略曰得趙柱史薦語乃知天球河圖明月木難有不見之而珍者非夫也讀易註知三十年求溪見義於羹見文於牆豈僅韋編三絕鐵撻三折哉宋直指亦謂先生七八十年間此心渾是一團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雜有明二百五十年道學薛文清之後得先生而振起錯綜悟象萬世以下因同制府王公象乾黔撫郭公子章交疏薦舉稱其學有淵源言通古昔據其岩居川觀之

節踐乎嚴邵之蹤注易畫圖之功實出申轅之上齡逾古稀夏
不扇冬不絮望焉儼若神仙叩之者知其爲孔孟之徒疏上奉
旨以先生學行旣優添注翰林院待詔旣聞命恬不爲榮明年
春具疏辭官疏曰臣由本縣儒學生員中嘉靖壬子科鄉試第
五名頻年計偕屢試屢蹶因父來朝患病母丁氏繼患目疾臣
旣鮮兄弟遂留家侍養未仕及父母去世臣雖有欲仕之心已
非可仕之年夫親存不能仕以養吾親親歿而竊升斗以養妻
子臣不忍也旣不忍吾親而徒仕乃負明時而徒隱臣不敢也
因思先民有言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則講明聖人之學使其教

益明出處雖異推己及人之心則一也臣佩此言遂將本朝纂
修五經性理大全日夜誦讀及讀周易見諸儒皆以象失其傳
不言其象止言其理臣愚劣自知遠不及諸儒但思易乃五經
之首象旣失傳則自仲尼十翼之後四聖微言秘旨已經三千
餘年若不窮究其象則以訛傳訛何以謂之明經經旣不明何
以爲士所係世道匪輕臣遂遠客萬縣求溪深山中反覆探索
思之思之夜以繼日如嬰兒之戀慈母數年而悟四聖之象數
年而悟文王序卦孔子雜卦數年而悟卦變之非始於隆慶庚
午成於萬曆己亥計二十九年而後成書書旣成臣亦自知祖

宗以來列聖相承菁莪樸棫之化皇上繼照豐芑熙洽之仁有一代之聖君必有一代之經術天意不借才於異代故臣得窺易於一班非臣庸愚自能悟易也辟之鳥鳴於春蟬鳴於秋乃天地化育使之如是非鳥蟬自能鳴不然鳥蟬天地閒一蠢蠢者安能應期而鳴於春秋哉臣自易註成後四肢罷敝萬念灰冷不復人間事矣詎意四川督臣王象乾貴州撫臣郭子章會薦蒙吏部題覆奉聖旨學行既優添注翰林院待詔欽此臣一聞報不勝惶懼臣章句腐儒樗櫟弱植未嘗不講學而學愧先賢未嘗不修行而行猶鄉人至於翰林乃名賢侍從之地待詔

尤儒臣極榮之選臣何人也敢覬於此且臣之齒今年七十有九青天蜀道白首龍鍾雖犬馬之戀不敢忘於江湖而麋鹿之性終難馳於廊廟伏望皇上憫臣之老不能出戶庭矜臣之病不能登舟輿臣未嘗效一日之勞於陛下終不得虛昌榮銜容臣仍以舉人終老山林庶臣於舜日堯天之下得遂鳶飛魚躍之性生爲聖世之逸民老非明主之棄物臣之榮踰於三接九遷臣之感誓於魏草楊環矣疏上部議謂先生脫履塵蹤探珠理窟早歲辭榮志已超於凡近終身純慕孝可通乎鬼神剖易象之元機發錯綜之妙義淵深莫測符合易知舞蹈俱忘神情

自得豈天爲明朝興易教乎故爲庖經生哲人也今者膺薦而
典木天酬功非過陳情而安布素秉志尤真委以杖朝之齡似
非出疆之日所有疏乞相應允從仍以原授翰林院待詔職銜
致仕有司月給米三石以示優渥先生旋具疏辭米中丞弗許
於是知夢幻杳然而驗若符節先生殆天授特託馮庚一老革
先以開其徵歟當時如首揆沈歸德都諫王希泉司馬王霽宇
諸名卿或薦于朝或旌以額爭爲表章隆名藉甚而先生安貧
樂道泊如也所爲詩絕無一愁字臥九喜榻飲快活春使人望
而自化教族黨子弟瞻衣食且善誘循循助葬濟急恤人猶已

事兄尤謹篤置屋入必侍食必偕宴會或遺其兄堅不獨赴卽
草具糲食無不盡歡年至七十禮儀不苟如一日客京時拒鄰
婦之自獻醉後有給妓館爲旅舍者先生寤覺夜分卽馳歸以
書詬詆先生者先生輒焚之絕無愠色子孫將覓視先生曰汝
曹涵養未到見之未免有無在心居金山雖夜不扃戶以盛德
之相感而盜未嘗犯之先生手自栽松竹因夢買月而照肺肝
瑩如又作買月亭築淇園蝸室以自警先生所著有金山求溪
鐵鳳買月亭八關四樂白帝諸稿紀遊則有華山峨嵋泰山鞋
山太和廬山遊吳諸集理學則有大學古本章句省事省覺日

錄內篇外篇弄丸篇悟賦功夫條目心學晦明解河圖洛書理
學辨自省則有謹言功夫條目醉箴言箴刑于箴九德箴貽燕
則有家訓禮約皆言言著理字字印心不下數十萬言先生生
於嘉靖乙酉梁山沙河舖之金山卒於萬曆甲辰享年八十元
配倪氏子二長肯敏蜀藩典儀次時升邑廩生孫三人曾孫十
五人崇禎癸未柱史劉君安劉疏請從祀不果然西川夫子已
有定論易在蜀中其信然也夫其信然也夫
雪君先生註來易而重刊之爲功士林不少後其家被籍板
俱散失滇人已無知之者白石生不可一世獨心折此老作

滇書特紀高氏篇與蘭止菴葛淡淵並稱蓋雄博之氣自有
以動之也何得輕其爲土司而忽視之哉

趙璧炤啞兒傳

城西村把氏子生而啞且貧歲凶父子傭以自活會父力作山
中啞兒饋食道遇賊擊死奪其糗糧並揭取上下衣拾草樹葉
瘞之去已而復甦心頗識其人而口不能名狀也越五載獲諸
市僅令償所劫財物值釋之先是啞兒艱於擇配父母常以把
氏一綫緒無託是憂適雅戶村段氏女生二日母病不能乳育
置之啞兒母遇諸塗懷以歸自幸得女兒且有婦嗣兩姓相聞

而把氏母出於葉葉與段瓜葛也段氏有喪再葉與把偕往弔
悉循姻戚祭奠儀間通以財把氏母故啞兒與父常外出女無
依葉氏窺女長可屬事以舅氏呼任襁褓役食其家愛女淑欲
謀爲子媳於是指赴段氏弔及所通財爲結褵符而媒妁則誣
稱兩有夫之婦以對女知之號哭求歸不得把氏以其事鳴南
甯令王公核得實令爲夫婦如初人無不爲把氏慶者雖然使
此女而或厭把之貧且恥爲啞兒婦卽脅奪其志脫不執婦道
其若之何何有婦之幸也而豈知女固食於葉而鬱鬱久居此
者也女固日以不得歸把爲怏怏者也女固耿耿以活我之恩

爲不可忘而常泣涕逃歸於把數數者也女也如是今而後啞
兒真有婦矣南甯令王公賜以俸爲合資資同邑士大夫高邑
侯之義而憫啞兒之困頓也釀金助之事在康熙己亥十月

趙節建水范貞女傳

貞女姓范氏名二妹建水人性聰慧自幼喜樸素不御脂粉父
可望故業儒弟恪出就外傳歸則可望教之誦讀貞女從旁記
憶一字不遺暇則臨池學書頗有法每至夜張燈呼恪讀書恪
意稍怠卽正色切責曰子當孝爾年幼何能孝父母讀書卽所
以爲孝也可望遊開化染病貞女日夜哭泣及抵家侍湯藥無

少懈藥經他手多不效惟貞女所進飲之卽愈人以是異之五
歲時許字方禮秘禮秘父良佐死妻鄧氏贅蕭伸入門伸暴戾
無人理方氏產悉耗費無遺又遣良佐長子聯生遠出染瘴死
未幾禮秘及其妹意誠亦相繼死貞女聞之痛哭不食者數日
遠近鄉鄰素知貞女爭來議婚父母欲改字他氏貞女尋自縊
解救獲免復哀求歸方氏守志父母知其堅不可奪乃許之初
貞女入方氏門以爲夫實病死居久之微聞鄧氏詬罵伸知夫
不得其死因問之鄧氏自慚不能安其室又懼禍及己終秘之
而不敢言貞女欲赴官雪夫冤而事無証佐且不得實獨時時

號痛切齒恨伸伸憚貞女而心知其賢欲以婚其姪百方強之
終不從且出惡言罵伸伸怒以手指貞女額仆之地貞女憤甚
罵曰奴汗吾首矣以刀割去其所指處血淋漓被面見者莫不
憐焉先是方氏有屋九楹伸賣其六復欲盡賣又引匪人日夕
窺伺欲以敗貞女名貞女以死拒終不可犯弟恪訟之官建水
牧高君右黃廉正吏也懲伸而以屋歸貞女俾置祠奉方氏祀
士論稱之貞女生於康熙辛未夫死年十六今年二十七旌表
事尚有待願其矢志之堅歷久不渝可信而不疑也
張惠可何母趙太孺人傳

孺人劔川趙氏明太僕少卿何公繼室也太僕捐館時嫡庶子俱已強壯而孺人纔三十餘孤子基盛甫就外傅基熾尚未識方名一女始孩母子熒子無援亡良輩窺笥發窮或指良產與訟見奪戶外紛然曰無甯孺人慮先業蕩析遺孽廢棄挺身捍患不遺餘力雖日受凌暴而內課兩孤進業不倦會兵亂鄉人多不免孺人微服率婢僕負其孤遁深山數年兩孤成長遂爲婚嫁俾席故業嘗語之曰吾一生飲冰茹蘗不求人知並不求若知要期他時九原可對太僕耳若宜厚自砥勵善承宗祧則我瞑目矣閩訓之嚴如此旣而兩男補弟子員餼於庠屢試

冠軍孺人斑白猶勤紉績理蘋蘩庀家事不曳紈帛不饜膏粱齋莊勤儉始終如一壽七十二兩男皆以明經貢諸孫林立孫瘠復得領鄉薦昂昂奮起向使孺人非丈夫才蒙難而靡雖有佳兒其成立未可知也孺人造何氏豈恥哉昔孟陶諸賢母負哉弗可尚已然未聞其所遇若斯之棘殆也孺人才與節俱屯而克濟卽與諸賢母比肩何歉焉異時太史採風詎可無徵遂爲之立傳

何其偉馬孝婦傳

孝婦姓馬氏蓋孝廉賽君璵之母而故儒士象德之配也父母

世爲建水望族孝婦生有至性言動不苟年十四歸象德以孝聞先是賽氏自咸陽王後凡十四輩家道衰落數爲人所侵侮象德煢煢少孤困於徭役不免風雨飄零之患卒能撐持門戶始則馬太君苦節之難繼則孝婦相克之力爲多孝婦佐象德事姑盡禮晨昏問視以及甘脆之供無不曲當老人意姑倚之如左右手一日孝婦暴死至冥司見主者曰此孝婦也遺還而甦其冥感如此象德早世家益困孝婦紡績縫紉以養姑略如象德時未幾姑老病坐臥牀褥中家無婢媪孝婦日夜扶掖起居凡飲食搔抓下迄澣濯溲溺之役無不親之如是者垂十餘

年艱苦備至無怨言無怠色曰婦道宜如是也姑歿號慟幾絕一切祭葬如禮丙申歲學使蔣公會旌之年七十一而卒至今屏人親識語孝行者無不交口嘖嘖首稱孝婦而孝婦尤有不可及者賽氏自鶴鳴先生以來幾於不振而孝婦諸子悉能守其家法少子璵讀書爲文章有先正典雅之風舉於鄉才名甚熾行將乘君子之車輿而蔭庇其衆璵恐母德之湮也爲次生平而乞予傳之余維孝之大也雖聖人之德無以加自王教衰卽秉禮之士尤難言之况婦人婉婉順從而所行乃能與儀禮諸篇相默契不尤甚難者與夫國家創烏頭綽楔之制所以旌

此者蓋將以勸彼也若彼旌者或不足以勸而至行卓卓可傳如孝婦者又僅獲學使之一旌此璵之所以痛也予故傳孝婦訖而因並論之

趙元祚秉燭子傳

秉燭子者劉公耄年好學自勵之稱也公諱蔭樞字喬南秦之韓城人少以豪傑自命讀書恥事章句舉康熙丙辰進士初授蘭陽令邑濱河舊設巡河夫重爲民困公至減之造士安民凡當興革者力請諸大吏至侃侃爭於前雖封駁數次終不易始或以爲強項後乃益重公邑大治盜聞風不敢犯其境以最擢

刑科給事中丰采著朝端旋丁內艱去服闋補原官前後章數十上皆關大計詳見梧垣奏疏中至疏豫秦兩事 上覽奏大悅翼日召至乾清門復令條晰其事一一奏對不失一言每會議事有不可者輒抗聲執論如議楚省攤糧事公恐遺千百人子孫累委婉開陳九卿乃奏免楚人至今德之有某以例驟至方伯有欲保之者以公故不敢發言惟目視公公默然遂無敢言保者由是直聲振於朝未幾外轉贛南道開示屬吏以愛民爲忠諸屬知公在朝風裁奉法惟謹頓俗健訟公下車無慮千百紙一日夜爲平決訖曲直不少差久之訟寢少數微出察民

間疾苦頓有城門稅久爲民害蓋鎮將沿之以營利也公陰遣一人攜布南門出東門入復遣一人挑麥西門出南門入囑曰門欲稅以布麥爲質已而門者果皆止之取其應得稅錢公乃設席邀鎮將者過飲守令皆在前二人者席之前跪曰奉市布麥門者欲稅無錢今尚質在門公勃然作色曰若何言曰門稅公曰門稅爲暴監司買物尚如此如小民何吾不能爲民全鎮帥面也拂衣起守令不知所爲鎮帥慚退翼日卽下令革去公乃具觴迓之至署登堂未定先疾趨下拜曰帥能如此小民福也敢不拜又有米行者額課若干牙人緣之爲奸凡民載米至

河邊取其錢勿得私糶者牙課一而取者不止十倍民苦之公故問其曰徵若干牙故減報其數公分遣人卒至盡取諸牙者記簿來會其數則大駭於是責其欺狀另委收之收不數日得銀若干爲易曰約其租值可以抵額課遂勒石黜之聽糶米者自便撫軍以其廉明使署臬篆南昌故多訟師與少年遊棍公至則皆遁去地方肅清方思大有所建白未數月會有疑獄督撫各持一見公弟能兩全遂以彈章罷去或謂公剛直爲人所譖公寓匡廬事結蕭然以歸怡如也韓城南有河爲縣治要會自古無橋每雨漲病涉人畜多溺死公爲諸生日慨然有建橋

意然水急屋闊人多迂之至是遂銳意倡建家居三載經營是
事暇卽課里中子弟以自適癸未歲 鑾輿西巡公以民服至
潼關迎駕 上熟視之指曰此劉鬚子胡不官服以削職對公
美鬚髯偉軀幹直聲震垣中人莫不知有劉鬚子 上數召對
稱 旨故常記憶頃卽 召見賜還原品 駕回復召至 行
宮霽顏垂問奏對良久 上命中侍掖之起出卽傳 旨起用
滇廉訪使公至滇數微行採滇利病先是各屬坐省者多豪橫
與遊棍爲非公重懲之嚴飭各屬遠近聞風無不帖然於是訟
冤抑者悉平決如流有造蜚語謀反者公執其渠首數人論如

法餘不株連旋陞粵藩督撫特疏留滇昆明故有書院迤東西
士子肄業其中公暇卽進士而課之親爲訓誨貢院號舍湫隘
科舉士數浮於舍公捐金買地增修號舍另闢規模內外改觀
並除科場行戶諸累昆明湖源廣流狹口如臥甌秋水漲溢致
田舍多傷公單騎走湖口審視商之兩大府力爲挑濬並修築
六河岸闢戊子五月不雨公引咎禱於五華山叩頭至地有聲
已而大雨省會十萬戶米價昂力請發粟分四城平糶陰囑司
筦者貧民苟升合無錢悉予之勿較多寡如是者三月所全活
不少他日公出婦孺視而祝曰願翁世世爲卿相驛站兵餉悉

實其數無絲毫漏卮在滇五年上下賴之以安擢貴撫去之日
扳轅臥轍多感泣下者乃塑其像於近華浦黔巖疆山多田少
苗狎雜處滇蜀楚粵交錯其間四民多客籍前朝安播之亂
國初水西之擾號稱難治公治黔調和文武撫綏漢苗輕徭薄
賦絕餽送以安靜爲務三江及苗狎仇殺諸案有未結者首清
之釋無辜數十人戒有司無生事啓隙課士勸農訓兵化苗通
工惠商黔道高山峻嶺人馬艱行公開修馬路自雲南坡至蕉
溪二千餘里黔故多陰雨自是時和年豐迄公之任皆大熟凡
所條奏皆關大計蜀遵義民苦加派聞公直皆匍匐求言狀哀

祈題達公密疏以聞 上遣使會川撫勸其事削郡以下數十
人蜀困盡蘇草奏曰或曰公不避嫌怨乎公曰有分土無分民
孰非朝廷赤子知而不言是欺以事君也何避嫌爲又以黔省
錢糧課稅僅十餘萬每歲協餉二十餘萬稍愆期兵士懸領以
待於籌餉疏內請另發銀二十萬以充藩庫爲未雨綢繆之計
疏凡三上俱格於部議撫黔既疏請 陛見以老乞歸
上溫旨慰留癸巳 覃恩晉階榮祿大夫祖父母同蔭一子明
年復拜疏告老疏已發軍民罷市道遮驛使不得去會烏蒙土
酋與威甯土舍隙殺川撫委道員至烏蒙問故土酋匿不出遂

題請以兵臨之 欽差會滇蜀黔督撫提臣至畢節勘其事苗
民驚駭不知所爲多避去公肩輿就道沿路諭無恐苗衆見公
皤皤然簡從來咸喜相率出迎爭以物來市公先至畢節吏爲
設館公曰畢小邑諸大人皆欲飾館將何以應乃就荒寺申恐
諸執事者蹂躪與之約曰邑小供薄勿怪若所令不嚴老漢非
畏人者衆皆肅然公曰此一小吏可了公等勿慮於是發標下
千戎一人走土酋所招之來先是威甯土舍已出而烏蒙土酋
恃險且聞諸大帥咸集愈驚疑誓不出千戎至傳公諭曰若出
吾活汝若抗命卽滅汝老漢言無多且重失信土酋某曰老劉

公恩威素著以誠信待人雖死敢不出遂與俱來公方與客圍
碁報至卽會諸大人共訊二酋咸服罪願釋仇永不構隙叩頭
去謂人曰我今方得見老劉公真盛德人也遂具 奏聞各大
人聞公簡從來咸撤其從人大半於他所以故畢節勿擾公復
肩輿歸老幼道傍日不絕爭來覩其丰采所至慰勞使安業明
年乙未澤亡阿刺蒲坦擾哈密大兵出大漠討之兵旣行捐餉
馬者各省皆起公得抄報密疏曰澤亡阿刺蒲坦小醜也侵擾
哈密小警也語多切直而公以黔疆瘠薄復不能助餉又自念
受知 主上起自田間恩獨深重明年且八十無以報於是具

疏告老復密條奏六事略曰臣老人也報 皇上之日無幾敢
冒死以言從來與庸王言非發露其詳不可與聖主言則引其
端而已悟 皇上聖主也臣愚不敢多言敢以六事進重內地
勿勤遠略謹喜怒而慎用人核名實以重國本草既就客曰願
公少緩密奏而拜告老疏公忠形於色曰老臣且告退矣他日
死不能言於是朝拜密摺隨拜告老疏告老疏發復爲官民遮
留不得去遠近苗民皆趨省環轅跪泣曰公無去公在此無敢
啓隙者地方得甯卽不得已願公少留須臾明年上告不得命
衆不敢起公不得已揮泣勉諾而密疏已行 上覽奏曰劉蔭

樞年雖老尚能騎馬著乘驛赴大軍駐紮所在盡心周閱矢公
詳議具奏公得報卽日就道抵巴爾坤行視軍營上書侃侃洋
洋其意在屯哈密以東兵不輕出逸以待勞凡數千言旋以疾
請歸骸骨有 旨切責令親看雪回奏公於是上疏引罪謝再
乞骸骨 上覽奏云劉蔭樞在貴州官民俱說他好情詞堪憫
姑從寬免議著仍往貴州辦事公復上疏以病乞歸有 旨著
速赴任公不敢辭沿路醫治再赴黔任去黔日黔人建龍門書
院於南明河上塑像其中至是聞公再至雖童孺亦拍掌歡舞
以爲得我老劉公也視事甫半載有 旨休致來京公卽拜疏

行黔人如失所怙已而下刑部部議以阻撓軍務擬絞援師懿
德例發西邊屯田俟大軍凱旋另行治罪有旨著發往傅爾
丹處種地時公年已八十一矣自黔進京日其子以公年老涕
泣請侍公笑止之曰人死道路與家庭無異汝自歸耕田讀書
吾之身君身也勿我慮公鬚髮久白自塞外回忽有變黑者齒
落者復生二童牙監臨擬程文十作一日夜而成筆示諸生稿
不加點日書忠孝仁恕等大字闊四五尺許遒勁過於少年所
爲著有春秋蓄疑四卷易經解二卷宜夏軒雜著二卷制義文
錄一卷皆見道之言德州孫勳板以行世其雜劇數本則又詼

諧多風爲人豁達剛方而不苛細人有過面叱之卽過而不留
與人言多規勸引掖後進不倦學者稱龍門先生晚年自號乘
燭子蓋取古人爲學少如朝行壯如晝行老如夜行其進德不
敢少懈如此在喀爾喀四年復取進京還其職

聖祖召見老臣年七十以上者賜之食 賜公首座

諭曰劉蔭樞批鱗直諫忠臣也但書生不知兵耳仍留之京今

上登基召之見曰卿

先帝老臣朕欲用汝以年太老召其子熾進扶之出 賞賜御硯

朝珠白金若干令其還鄉鄉人榮之卒於家年八十七歲

趙元祚林啓俊傳

林啓俊字柱伯崇禎癸酉武元授僉書管黔國公旗鼓甲申張獻忠陷蜀雲南震恐使李大贄率兵屯會川防金沙江啓俊率兵屯霑益防可渡橋吾必奎反沐公檄官土軍以啓俊統領會大贄進剿平之師還而沙定洲始至逗留不卽去啓俊尚未回汎跡其所爲叵測憂之詣于錫朋曰定洲兵強多詭譎恐有變俊兵在汎數百里宜入言請以兵伏第左右備不虞時錫朋用事定洲厚賂之反以爲多慮及變啓俊僅以親旅數十人巷戰於五華山側殺金盜賊首一人並餘賊十餘賊不得遽入府門

焚沐公乘間出走賊盤踞會城劫巡撫吳兆元啓俊避跡隄山丁亥援兵至定洲遁去會城無主滇人憤殺從賊者指爲沙黨立梃死不問啓俊分別全活甚衆同擒阮韻嘉張國用袁士宏等送沐公正法後沐公奉粵藩西行啓俊從之行益遠從沐氏者多亡去惟啓俊與朱縉兩人沐公執手泣曰汝二人從我患難中二十餘年我爲重臣殉國固宜如汝二人何解所佩黃金盒分贈命之去啓俊伏地拜哭從行益堅後縉被獲啓俊從入緬與沐公同死木城

論曰明末忠臣義士多矣不幸而湮沒不彰者豈少哉粵藩入

緬沐黔國諸人同死木城據也是錄吾邑林柱伯在焉而志乘缺之豈無表其事者耶三綱祠成補入之因爲傳

趙元祚李孝子傳

李孝子應麒昆明西莊人郡庠生李元潔元配之子五歲失母卽能哀毀髫年遇亂父子相失爲敗兵擄去至池東乘間走回乞食於途夜或露宿悲號問路惟恐不得見其父已而父子歡會則大哭時年已弱冠讀書未成遂學日者術自念伶仃勸父續娶繼母來恆不得於心應麒事之惟謹家貧不能具聘人憐其孝授以室然無他術養贍惟以推卜錢供其親一日出無所

得炊米不繼責其遲則跪受箠楚不敢怨後被逐事之愈謹每奉酒果承歡月必赴舍躬爲母浣濯一朝晨起攜搖算入鄰村人見其疾走不知所爲蓋其父生日也惟恐不足以稱觴適問卜者出雞米招之應麒大喜急持爲父壽不失其候佃人田方春耕已僱牛矣聞母病入城三十餘里求藥輟耕具不顧繼母生三子皆友愛之不少間如是者三十餘年父母感其誠終得其歡心父母相繼亡竭力兩喪哀毀特甚老而孺慕刻不忘親行年七十猶以日者術交於人人皆稱爲李孝子其繼母弟亦云我軒曰孝之道大矣人子必不自以爲孝而當其變則若見

其孝矣俗之偷也父母百端愛子而子且不孝矧不得於親而有子若李應麒者乎可以風也

趙元祚季氏雙節傳

雙節者昆明季氏之姑媳也姑李氏適郡庠士季捷元吳藩亂捷元隨父瑞麟挈家避宜良山中捷元死避兵所季年方二十六歲不欲生以一子一女在翁姑且老隱忍不死亂既定瑞麟攜子女歸始葬捷元故土而季父家豐饒人恐易其志氏志節彌堅翁姑愈重之撫其子女成立女適孝廉黃廷相子大亨年十九補郡弟子員大亨先娶趙氏生子天佑甫三歲趙亡乃娶

劉氏歸未踰月而夫病劉侍湯藥唯謹大亨竟不起距婚之日不及三月太翁姑與其節姑憐之服闋慮其少且子非己出不敢語劉潛語其父母探其志劉痛哭誓以死如是數四言即大哭於是集諸姻婭以前所慮者爲言劉且泣且言曰妾心已死子雖非己出吾夫子也願教育成立以見吾夫地下於是其太翁姑年且八十其姑苦節將三十年乃相持大哭聽者咸嘆息泣下未幾太翁逝其節姑亦逝太翁故豪爽生平揮霍不少恪及歿家道剝落劉與祖姑幼子伶仃相依祖姑又歿母子益形影相弔矣甲午歲荒瓶無儲粟劉紡絡織紉每至夜分不絕親

鄰聞者曰此節婦機杼聲也聞讀書聲則又曰此節婦撫其夫前妻之子書聲也垂今二十餘年如一日其子今應童子試節婦尚待年例節婦之姑李歿之日其子先死孫幼故均未旌表然人莫不知季門有雙節婦者

我軒曰婦人不幸以節見更不幸一家以雙節見節難雙節尤難守其子之節難至以未踰月之身守其夫前妻之子則難而更難者也季門雙節李固不可多得劉尤加人一等矣

王思訓熊元仲先生傳

公諱才參伯字元仲其號也先世楚之江夏縣人始祖興一明

洪武朝御史以建言謫雲南隸籍昆明數傳至祖昇貢士官禮部司務父應吉郡諸生卜南關外之南壩家焉公生而穎敏好學博古弱冠蜚聲庠序間居家孝友志圖經濟以節義自期許時流氛猖獗西南多故公志不克遂甲申寇陷京師懷宗殉社稷公聞變蚤夜號泣會永明王駐粵西李定國迎之入滇知者以聞召爲禮部主客司首上恢復之策不納值僞永甯侯叛使監蜀軍公兼程至蜀距永甯三百餘里是夕與諸總師者計曰兵貴神速惟出其不意敵可擒乃戒師中夜疾馳至一堠卽圍一堠之偵諜者而後發達旦肆市不改兵已入永甯捷上永明

王奇之蜀新破輯綏必得其人廷議無出公右者命署嘉定峨眉愛民如子蜀撫萬仁徵夫動以千計公曰民甫離鋒刃忍更驅之湯火乎遂與萬交劾去官我朝大師平滇永明王走緬甸公安人司投龍江死公大喜曰真吾婦也未幾明亡公亦自放廢隱居授徒絕口不言時事癸丑吳逆竊據欲辱以偽命力拒乃免幸西我師復滇公策陳數十事大指謂兵四出賊必乘饑民遠遁糧難自運惟加意招徠人民聚集則兵能捍禦民樂轉輸交相得矣且營中有難民數千人公願當事者護送出境不爲戰場蹂躪滇平當道高其義請徵辟焉公曰吾籌滇非籌

身也仍隱居教授丁卯邁疾爲詩示家人曰吾將逝矣病數日而卒年六十有八子五曰男魁男傑男望男良男賢以文學世其家公天性忠孝與人交坦白和易曾次灑落興至高歌呼朋脫略世故家居愛客客至未嘗不留飲飲未嘗不醉暇則與幽人逸士遨遊山水間說有明遺事往往泣數行下工臨池詩效白樂天閒作山水竹石孤潔有致肖其生平善品隲人擇壻當幼穉時卽決爲大器後竟如其言他多類此文章不自收拾頗多散佚至今滇人士皆稱南壩熊參伯先生云

太史氏曰南壩者盤龍江之所經也先生家在東岸前通大橋

滇繫
橋下水深莫測湍激往往覆舟司安人爲兵所迫盡節於此越
六日亂定家人沿江求之不可得仍探故處則卓立水底衣裝
修整子聞之泗水人黃選功云北有別業先生隱居時築久廢
其子允維占維諸昆季與予友陳貞臣構茅舍讀書其中占維
乙酉舉於鄉貞臣丁卯省元先生愛婿也與余同官京師余於
是重有感也當明運旣改節義多在南中而滅沒不可勝道如
先生則又其心至苦者矣嗚乎豈不悲哉

孫鵬卯觀成傳

卯觀成者昭通禁卒也父漢人娶夷婦家於夷今平夷置郡縣
觀成爲恩安人父以烏蒙之亂死母被掠鬻於威甯耿家屯爲
耿家婢觀成年十九亂定無所依遂充禁卒其舅氏亦回縣復
農業先是父母爲觀成聘灑雨河某家女未歸舅氏爲觀成迎
而妻之觀成以舅氏命不敢違出而泣曰吾母爲人婢不能歸
養忍有家室乎於是同室不與婚者二年事聞於舅氏舅責之
不從人有詢之者乃告曰吾非不欲婚也行將嫁吾未婚之妻
取所直歸吾母與之婚情不能割義亦不可出也言竟復淚下
子詔而反覆詰之得其事甚詳爲文募於在郡之士大夫得金
六十以二十金歸其母三十金爲營廬舍成婚仍爲禁卒以養

其母

論曰自古忠臣孝子多出亂離之際使觀成不值喪亂子母散失卽克供子職何至因母棄妻感動一郡哉夫以夷地一禁卒而孺慕之誠於萬難兩全之時纏綿無已如此其孟子所謂親親長長不學而能者歟

賽璵馬節婦傳

節婦姓馬氏處士馬公元忠女母林氏節婦幼淑慎實言語生十餘年族黨罕見其面年十七歸馬有齡其舅騰高早喪遺姑李氏筑筑一寡母節婦善事之能得其歡心家赤貧安之若素

癸未有齡年二十四貿易客死節婦年二十三生子萬元市一月節婦聞之哀慟欲絕其父母慰止之曰兒何至於是觀此呱呱者安所托也予兩人尚存必不以衣食厯吾兒憂節婦曰兒失所天夫復何顧雖然兒得撫此孤以報亡人則歿者存者皆荷恩也誓不以此生易其志其父屋旁置一耳房以安之節婦工紡織勤勞不輟晝則爨飲食以饌父母夜則藐孤在背織梭在手悲泣之聲與機聲相應鄰右聞者俱爲淚下夫弟兩人皆先節婦卒其姑歿喪葬如禮迨至萬元成立而節婦亦荏苒衰病矣雍正元年癸卯 天子下詔旌節孝節婦以年未合例未

蒙旌表至於今日而節婦已歿十五年余自蜀宦歸其子泣請
曰萬元不幸父早亡賴吾母苦志以守俾至於成人今逢州志
纂修而母行弗彰則罪通於天祈賜一言以傳於後余惟節婦
之能成其節賴父母之得所依歸且家素未習詩書而卒能徇
志苦守無背聖賢之訓又其子克自樹立惓惓於母氏劬勞誠
有可嘉者余爲節婦比鄰知之最悉不敢以不文辭節婦生於
康熙庚申卒於乾隆乙丑享年六十有六子一萬元孫四人曾
孫三人

論曰余讀歸震川先生陶節婦諸傳而嘆天下惟節婦之志爲

獨苦士大夫之表揚不宜後也在富饒者猶易託於有力之口
而貧窶者往往泯滅而不彰今觀馬節婦生孩始一月家無擔
石而能矢志冰霜若此以視夫家有贏餘克自守者其志不更
苦歟余故特著之

劉愷節婦阮氏傳略

故節婦阮氏庠生袁佩環妻袁自洪武初調衛來滇遂居永北
清水驛以詩禮世其家阮與袁故姻婭氏父啓昌醇謹長者于
氏幼時鍾愛特甚年二十適佩環夫妻相莊肅雍有度生子眼
及晰甫數歲佩環染癆疾氏理藥餌日夜弗稍懈每含淚飲血

不欲傷厥夫心迨佩環沒哀號幾絕粒米不入口者幾日勉力營葬家貧親老二子零丁子立孤寡相對幾難自活親串於服除後以溫語勸改節氏盟心矢志欲自縊嚴正之氣見於詞色各斂容退自此庭以外罕接其言笑歷三十餘年如一日方姑曹氏年逾六旬每需甘旨氏勤績紡備物奉養必得其歡心壽八十乃終養生送死無遺憾氏以媳代子節兼乎孝子暇撫育教誨一規於正其就外傳課晚歸必叩所讀何書所作何文答之稱意則喜否則涕泗鞭責以故暇進學成名律身謹飭次晰幼有目疾亦業醫濟人今其孫或食餼遊庠或力農務本俱爲

鄉里善人見曾孫天之報節孝亦厚矣康熙五十七年守土者以 上聞 命下賜金建坊嗚呼氏苦節忍死養姑教子力持其志於艱難險阻中非以爲名也而發微闡幽永享祀典維持綱常名教可與日月爭光抑又聞氏處妯娌鄰族間一以和藹相接弗屑爭較且或出其餘以周困乏後人遵其教亦能長幼無忤然予不暇論論其大者

周於智嶧峨姜孝子傳

滇有孝子曰姜瑤字美玉其先江南人愛嶧峨山水築園於南河濱遂家焉代有聞人而清可公尤善詩故嶧峨有姜詩之稱

瑤父文柄清可之裔也性嗜飲每貿易得錢輒償酒債瑤痛母蚤逝事父先意承志竭力供子職無缺娶趙氏生承宗承先趙故繼娶楊氏賢克相夫志相與操作養親宗族鄉黨嘖嘖稱孝內外無間言親嘗遠出久不歸音信闕寂瑤感甚乃訣妻子裹糴周尋遇父於元江相持大慟勸之歸乃喜家貧析薪治圃爲養先儘父酒資餘膳家晨出採樵必挈壺置肆閒反攜酒刈蔬妻潔治以進家庭聚順融融然樂也閒或因事偶滯疾歸妻楊已命子取酒奉親矣厥後家益貧父爲罷飲屢勸不聽命子承宗跪請曰孫力能負薪矣吾父給衣食孫供祖飲裕如也祖非

飲不樂奚自苦爲翌日適山樵採買酒以歸共勸酣飲嗣日習以爲常及親歿哀毀骨立喪葬不遺餘力春秋祭提父嘗飲壺薦酒哀慟墓側壺至今猶存楊氏卒無子又娶關氏生承澤聰慧能讀書有其先清可公風承宗承先力圃謹事瑤瑤五十壽終今人過南河稱其圃爲孝子圃

論曰書云父母慶乃洗腆致用酒至性之醞釀者深哉世俗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不孝也會子養曾哲必有酒肉孟子曰可謂養志吾於姜孝子亦云

周於禮李侯小傳

李侯名敬躋字翼茲滇之馬龍州人中乾隆丁丑進士需次得
將樂知縣卒於官父盛唐由庚戌進士歷官松茂道觀察使以
所部有犯坐監臨官獲譴戍卜魁卜魁距滇萬四千餘里敬躋
三省覲焉飽風霜涉寒暑遭暴水卒至僕逃馬喪飄沒十餘里
附枯木得活不于沙磧間衣履結穿無人色哀感行路服食之
遞引而達戍所而父責以歸養祖母不容朝夕蓋觀察久戍倚
閭之望不得於子而冀以孫慰也敬躋殷憂兩結呼天搶地謀
父生還祈身代不可冀 恩赦不得再歸而祖母亡三省父而
父老急就一官計納贖而父死敬躋亦以塞上書絕致心疾日

嗚嗚作兒啼未幾死范杰者卜魁人也

時年八十餘

隸旂籍自觀察

抵戍結生死交風雨晨夕時其饑寒垂二十年至以觀察櫬歸
京師而閩人吳阿玉者爲余司閤十餘年矣敬躋之在將樂約
隨官以事不果及敬躋死而觀察訃亦聞日促余書致范翁歸
觀察櫬既抵都則自請行余感焉於其行也作李侯小傳著范
翁終始觀察之義阿玉惓惓李氏之忱俾遺李之子若孫世藏
焉

論曰范傳獨行歐傳一行跡其所載類皆貞臣孝子節士信友
一意孤行之九死而不移其素者也悲哉李君其志不遂其目

不瞑矣至若范翁之於觀察生則周其困歿則歸其骨其於君家巨卿夫何多讓抑豈有所感發而然耶而吳阿玉者循循僕隸之中無他異人其於李君亦未正主僕之分非有恩意之結也乃一言相訂若已身許至殷殷於其死父萬里跋涉力歸旅櫬斯其樸誠亦有足多者焉嗚乎天其藉以伸孝子之志也乎
錢澧文西浦小傳

西浦名泰運字健齊西浦其別號又號陶廬年十九中己卯鄉試庚辰下第留京師辛巳再試不利歸故麻城令同邑楊夢舫永芳工詩主西崑體處士施竹田炯詩格頗與之類夢舫時方

下第竹田遊京師亦倦先後歸西浦數從游處肆力歌咏又布衣孫髯故三原人也詩名著稱尤早記覽亦博夢舫竹田皆輕之西浦不謂然亦數過從講論丙戌會試復不利辛卯再上又黜寓京師城南龍泉僧寺今香山令蒙化彭南池翥長樂令丁憂同邑王宜泉運昌南甯教諭今在告石屏羅有亭慶恩弟安甯學正今在告際叔會恩暨予六人昕夕砥礪易衣而出故大理寺少卿嘗我周立厓先生雅重西浦折節與交楊夢舫故與立厓同學友善時將次得官亦至寓立厓聽雨樓每佳勝輒邀西浦予及宜泉有亭亦數數與俱歡諧沈醉竟夜達旦明年會

試復見遺與大挑得二等羅氏兄弟亦二等或爲惜之西浦怡然曰親老正便致養豈得專故業再上不猶愈於遂廢此事者乎借補南安訓導乙未復不遇戲謂人曰吾如楊昭五有問之者亦將數馬以對矣楊昭五名啓先晉甯人今官東川教授朝廷恩例凡雲貴會試往來皆得乘驛自邑之滇陽驛至兵部皇華驛凡九十有七楊故屢上不遇爲此言自嘲也明年丁父艱歸悉以家事任仲弟率餘弟讀書恂恂皆著時譽服闋補騰越學正丁嫡母艱起復補元江學正母老欲留侍不許不得已行聞艱奔歸哀毀骨立尋中喉風一夕卒年四十四性和雅於

交遊若泛愛無崖岸然生平稱投分者無幾嘗從二羅先人隴西令用璞先生受業故與有亭際叔視若同氣其次則予此外可屈指盡矣所遺詩文若干卷藏於家子岱幼弟鍾運亦與予善

論曰修短數也然才矣而不竟用生之亦奚益乎予年十八與西浦同補諸生西浦猶少予一歲學使者則今侍讀學士闡葉毅庵師也拔同邑二十七人七人入郡庠猶無恙邑庠二十人楊潮最早死次李枚次陳再馮再馮名琦一字琢齋久困童試邑令嘗拔置第一仍不遇祖母邑先正王永齋同產家頗有永

齋遺書力學欲追之旁及星經藥方金石篆刻窮年考究嘗教予作詩法度訖以窮死余作詩哭之西浦取覽未嘗不悲悼竟日也豈料身亦爾耶西浦死後祿勸教諭錢徵廬汝嘉又死再馮最刻苦徵廬嶢嶢不隨人俯仰嗚呼豈易得耶豈易得耶

楊履寬王賓尹先生別傳

辛卯冬賓尹先生卒於家其子孝廉子靜走狀索銘予既爲之銘因思子靜狀雖始末備具而未盡先生之生平俟稍暇當別立傳誌余所聞見於先生而有當於古人者卒不果今年又三月余偶過江村宿及門楊大才家中酒夜分不寐樓外雨聲琅

琅遶屋溪流作怒濤聲枕上構思粗成歸而旋病病愈索曩日所構杳不復得初秋因題天峯楊思虞先生像念余獲交子靜先於望古先生又余父執不可寢其事乃略次梗概如左計余初見先生蓋在壬申歲先是辛未余與子靜受知邑侯沔陽李公旋同補郡弟子員時子靜才名籍甚余方毀齒謬附驥尾先君子攜余試院前遍拜諸同袍子靜以弟視余明年李公陞任湖州先君子祖道南塘客旣去偕同人飲驛後僧舍其地鄰先生宅先生聞先君子至特過相視適座有狂生放言迕先生先生面斥之伊不服先生怒欲批其頰賴先君子以免當是時先

生髮上指目如電聲如雷余心懼焉歸塗先君子爲余道先生行甚悉已而曰此非近世所有殆古之人也比余年漸長屢與子靜戰鎖闥子靜輒書上考余亦時弋獲以意氣相許時過從先生遊先生門無雜賓以課農教子爲務視一切勢利淡如獨余輩至必命酒酒酣慷慨論史事旁及稗宮野乘人地覩縷不遺或抗聲歌唐宋人詩音節高亮不作見女子語又或談近事追憶父兄師友感念存沒輒哽咽泣數行下先生性既亢直負氣多面摘人過人咸憚之雖余素爲所契時不相中動見訶責自非責己而不自是者不能一朝與居嗟乎風之下也士大夫

習於軟熟競以容悅相高而惡聞其過不自今日始往余讀史記竊悲灌將軍以酒失爲武安所陷厥後馬文淵遺書戒兄子今讀其書意念深矣而亦以此嬰梁松之譖藁葬城西此古之人所以有緘口之銘屬垣之懼也雖然天下事尚借一二強有力者相支持庶幾朝有司直野留正氣不至相隨以俱靡鄭伯翊之言曰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冠反奄奄不振余每誦斯言爲之氣結士當伏處朋好往來噤不敢發一語一旦立乎明廷尚望其埋輪折角哉余鄉風氣近古以余所聞若抱真宮培諸先生不畏強禦至今有能道之者然率士氣之盛同聲相

助是以獲免於當世近則少衰矣先生暮年以使酒罵坐爲一
二褊衷者所切齒幾罹於羅僅而獲免而先生亦用知世之不
可以莊言乃深自閉匿一放於酒其氣尚悻悻欲動也先生稟
氣厚至老精神不衰曩壬午秋闈後余與子靜冒雨衝泥歸漏
三下始抵其家先生已臥聞余聲披衣起把酒相對時余氣餒
甚有寒色先生艷然曰壯夫奈何若是吾雖老尚能從風雪中
走數百里自古英雄豈有老死牖下者乎因爲詠兩三點露不
成雨七八個星猶在天之句及先君子見背余卜地大井以先
生習青烏家書邀同往方出門雨淋漓先生迅步行犖確中余

與子靜竭蹶追弗及時先生已餘七袞云今泚筆爲先生傳猶
想見曹景宗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時也先生生年卒葬及其孝
友大節備載前銘茲不復贅

楊履寬沈節母傳

節母姓許氏趙州之紅山人予同年許德章女兒德章曩季四
人氏最長生而穎慧父母甚愛之自咳而名率以冠諸弟及笄
適州廩生沈公季子文溥時舅歿姑老生計衰薄長叔妯各析
箸姑惟少子是依氏入門卽去華飾黽勉井日間旣文溥以甘
旨不給勸其棄諸生業營什一以代養頗得姑歡心越五年生

男女各一男生甫四月文溥時列肆龍尾關爲匪人所誘一夕盡蕩其貲不謀於家人走金齒徼外比得消息倩人往尋已弗及薄有田廬盡以償負貸父母遣人迓歸氏以姑故堅不可姑敦遣之曰我自有汝長姒侍朝夕汝善視祿中兒復何憾不得已乃抱兒歸許氏甫踰年文溥死於外氏聞卽不欲生父母百計防守又時以存孤難於死節慰勉之自是稱未亡人三十年雖習與之處者未嘗得其一哂居恆在父母側勉拭淚相對及其閉幃獨坐輒嗚嗚泣數行下歲時伏臘出針線所得爲姑市酒饌姑亦爲歡然進一觴嘗語人曰季婦孝且賢予季固未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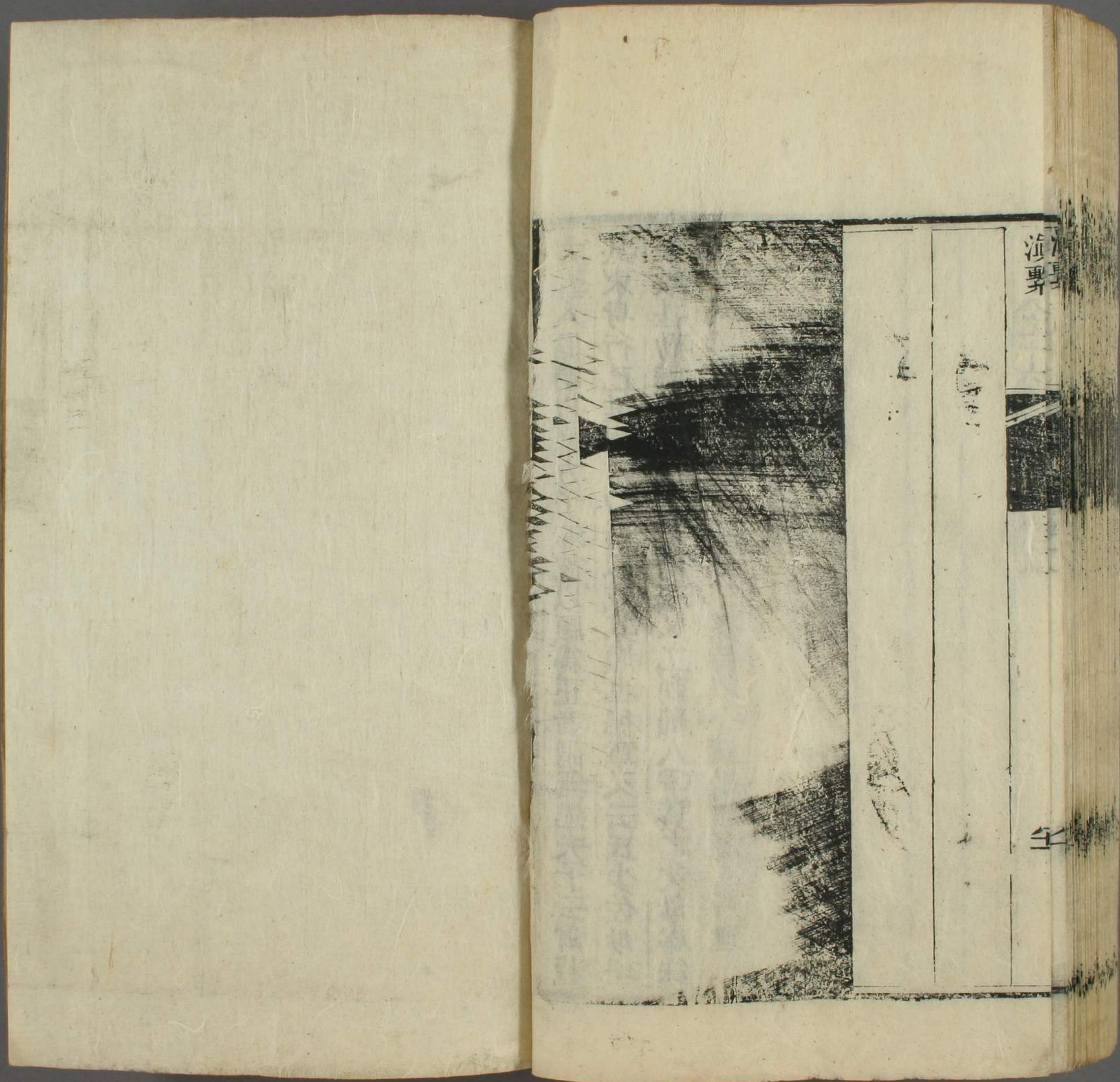
死也姑疾篤歸侍湯藥及卒粗衰三年忌日哀痛父母卒亦如之子名謙六歲學於舅姿甚魯每授書氏輒隨其後立講堂外諦聽歸以口授之其不成誦夜間人靜猶喃喃不休戊子謙受知學使金壇于公游州庠公廉其概旌之曰貞松慈竹云先是文溥旣歿家無立錐戚屬有憐氏之寡者適某宦託一探之氏聞恚曰我所以不死者爲沈氏一塊肉耳斯言何爲而至於我也絕弗與通事遂寢謙遊泮歸患腰癱絕而復甦者再里之人咸謂非氏之精誠感乎神明沈氏之不絕者幾矣

贊曰曹令女有言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

之有旨哉今世以節著者里不絕書何占之難而今之易也設
令文溥沒後數椽可以蔽風雨負郭可以供饋粥卽終老於沈
豈足爲節母難乃齟齬未返呱泣誰哺覆屋之下不復完瓦當
此有乘而奪其所守者卽介然不以易其志難乎其爲繼也氏
惟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是以終持之與德章嘗爲予言氏
性剛而行方諸弟言動少有不合輒面斥不少假借以故人咸
憚之嗟乎是可以知氏之所養矣士當平居時暖暖孺孺一日
臨大節而能卓然不惑者吾見亦罕矣或曰婦以順爲正者也
剛方無乃過乎予謂不然易有之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

方聖人固明以剛方予坤彼以順爲正者謂無違夫子云爾若
其束身行己惟剛方乃所以成其順也德章又云氏少佐母理
家政甚勤辦大歸後尤所倚賴又工刺繡人爭賞之父母爲銖
積寸累置田若干畝今子息二孫恃以小康是猶婦人所難也
予謂氏所重在彼不在此

格局意境俱佳此文之必傳者



漁界

午

